

## 第一章

夏暖熏杨柳，斜阳落水殷。

夏末的一个午后，“欢喜镇”的入口处立着四个人；四个让人禁不住多看两眼，又怕会惹上麻烦的人。

他们年龄近百岁，有着银白的发鬓、横竖的皱纹，穿着醒目的衣服，而且外形异于常人。

为首者穿着一身绿袍，身子比孩童还矮，他身后却站着个七呎高的红衣老汉。另外两人，胖者如怀胎九月的妇女，瘦者四肢细如竹竿，分别穿着黑、白皮裘。

他们醒目的外形，吸引了所有镇民的视线。

四位老者无视于众人的眼光，一径大摇大摆地走进镇上的客栈。

“伙计！准备一桌上好的菜，再打十斤上好的女儿红来。”黑衣的胖老头南雷招手，声音宏亮如钟。

“我说南雷老儿，虽说咱们再过三天就要回到谷中，你也不要一口气就将盘缠用光啊！”坐在对面的是身穿红袍的长身老者，他不以为然的说着，却开始动手挟眼前的小菜。

“吃吧！吃吧！瞧你啰嗦的。”矮老啐他一声，也动起了手边的筷子。

“唉！几十年没出来过了，现在才出来晃不到一个月，又要回去，真是不好玩。”吃到一半，其中一个人扔掉了筷子叹气道，其余人的脸上也出现了依依不舍之情。

“东风，你点子最多，快想想有没有什么法子可以让我们在外头多逍遥几天？”矮老关心地问。

“你们又不是不知道丰小子的脾气，他上次在慕容山庄一阵风似的出现，又一阵风似的消失，难道你们忘了他离去前说的话？”穿红袍的东风一叹，续道：“他说十日内返回雾谷，不得有误。”四名老者奇特的模样，早在刚进客栈时就引起众人的注意，客栈内的每个人亦竖起了耳朵细听他们的谈话内容，此刻在听到了“雾谷”两字之后，人人脸上都不自觉地浮现出惊惧的表情。

雾谷是近来最让人津津乐道的话题。现今的武林名门正派以慕容世家马首是瞻，庄主慕容恩更是一个传奇英雄，每年慕容山庄举办的武技会，更是吸引了众多武林好手共襄盛举。

但是不久前的武技会，却揭发了一件二十多年前的大血案——大英雄慕容恩联合自己的大哥，在黄山自导自演一出戏，夺去无数条人命，只为了奠定慕容山庄在江湖上的地位。而揭发慕容山庄丑闻者，就是雾谷的人。

“东风，你又说溜嘴了。”绿袍老者一喝，他已察觉到整个客栈因“雾谷”两字而变得寂静无声。

“烦死人了！”东风长袍一挥，立刻将椅子卷碎，旋即呈漩涡状向外射去。

一时之间，整个客栈充满了尘屑和众人的哀叫。混乱中，四名老者以极快的速度离开了客栈。

“人呢？怎么全不见了？”客栈伙计望向空无一人的桌椅，上面只留着一锭金子。

“雾谷的人果真邪门，以后还是能避就避吧！”附近的客人检查过自己有无受伤后，心里对“雾谷”这两个字更加畏惧了。

照理说，雾谷的人揭发了慕容家的阴谋，应当成为江湖中人人敬仰的对象，而不是人人敬畏的邪魅门派。

然而，雾谷的人在揭发慕容世家的罪行之后，再次神秘地消失了。

从来没有人知道雾谷在哪？建立于何时？有哪些人？据说当初出现在武林会上的共有宇文兄妹三人，其中一位身穿青袍，长相俊逸淡漠，是为雾谷之主宇文丰。

雾谷，一个亦正亦邪、既神秘又奇特的地方，自慕容山庄事件后，已然成为武林中最受瞩目的焦点。

“这下子又得夜宿荒郊了。”离镇不远的树林里，躺着四个刚从客栈离去的老者。

“没法子，谷主交代咱们不可泄漏行踪，你将就点睡吧，反正天一亮就上路了。”东风道。“呸！堂堂雾谷长老竟睡在杂草堆里，这要传入江湖怎了得？丰小子到底也在江湖上留下了名号，真不知他在想什么？什么事都不说明白，真气人！”四个老人为雾谷的四大长老，亦是教养宇文兄妹长大成人的师长。

“唉！连映晨那个丫头都出嫁了，丰小子既是老大哥，又是一谷之主，他的另一半不知在哪里？”东风长老连连叹息，宇文丰自小就像个闷葫芦，什么心事都往心里藏，脸上永远一副泰山崩于前，也不会多一丝表情的淡漠，叫他们一群老人家又气又恼。

“丰小子冷，浩小子傲，宇文家岂不是要绝后了！”西火哀嚎；小时候宇文丰、宇文浩兄弟俩学什么都快，很快地就青出于蓝更胜于蓝，可是只要他们四老一提到了亲事，老大宇文丰的嘴角永远噙着一抹冷笑，老二宇文浩则是神情倨傲地扭头就走。

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情，却同样难缠，该怎么办？“这可真伤脑筋！”忽地，一阵银铃般的笑声传入。

四老一惊而起，才发现草丛里不知何时已出现了一个身形娇小、头戴黑色斗笠的女子。

“小娃儿好大胆，竟敢偷听我们的谈话。”南雷斥道，四个人旋即已经围住了她。

“哎呀！年纪一大把了还这么霸道，羞不羞？”女子仍是谈笑风生，仿佛一点也不在意他们凶恶的表情。

“小娃娃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偷听了多久？”东风以高人一等的姿态欺近。

“我在客栈里吃饭休息，却不知哪来的凶神恶煞将木屑喷得到处都是，将我的面都弄脏了，我当然要跟出来看看是谁这么可恶喽！跟到了这里，看到你们准备睡觉，姑娘我敬老尊贤，打算明早再跟你们算帐，谁知你们又开始大呼小叫扰人清梦，怎地现在又赖我偷听？雾谷之人真的好生霸道！”她一段话说得又快又清楚，语音圆润又带有俏皮的娇态，可却字字带刺，将四个老人家说得面夹寒霜、膛目不语。

四老看她年纪尚轻，却能神不知鬼不觉地跟踪他们到此，看来这个女娃娃怀有上乘武功，而且是冲着雾谷而来。

“小姑娘师承何处？跟着我们有何企图？”女子格格轻笑，再次说道：“我说了，你们弄脏了我的面，害我为了追踪你们而露宿荒野，又吵得姑娘我睡不着觉，这笔帐咱们该怎么算，老前辈们？”“你真要和我们雾谷耗上了？”北电一向冲动，他细如枯枝的手已如闪电般迅速击出。

北电的手快，但她的身形更快，才轻轻一晃就跳到了北电的身后，姿态曼妙如仙。

“哎呀！怎地又动手动脚，我最讨厌打架了。你们是名震江湖的雾谷长老，怎么欺负我一个姑娘家？羞死人了！”她仍是不动气，身形一晃又回到了原位。

“北电，别动手，我们先听听她怎么说。”西火见她的功夫不在他们四人之下，如果要斗起来也不是一时三刻可以解决，再者这个女娃儿似乎并无敌意，否则不会只站在这里和他们聊天。

“还是这个矮老爹明事理。”她笑道。

“姑娘拦住我们有事吗？”东风拱手，将她当成不可小觑的对手看待。

“好说，其实我有事想请前辈们帮忙。”她坐在草堆中轻声说道。

“老爹们可记得刚才的‘欢喜镇’？我昨天遇到了镇上的抢亲事件，新娘子是莫语柔，抢亲者是野鹰寨的寨主，他长得又粗又壮，像个鲁汉子，脸上还爬满了刀疤和麻子，我在一时冲动之下就抢走了新娘子。”“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？”南雷不解地问。

“我知道一人做事一人当，但是野鹰寨有一万人之多，所谓猛虎难敌猴群，我不想让他们迁怒到欢喜镇的人，所以……所以我就借用了雾谷的名号。”“什么？”四个人异口同声地怒吼。

“他们以为是雾谷的人抢走了新娘子，自然不敢迁怒镇上的人，这是最好的办法。”“这是什么好办法？”北电忍不住再次出手，这次少女却是不躲不闪，因而斗笠被北电一揭而起。

在月光的映像下，少女的容貌清晰可见；她不算是个美人胚子，眉毛略浓，肤色也不够白皙，整张脸唯一的可取之处就是她的眼睛，黑白分明的杏眼有着灵动的生气，让人难忘。

“想不到语柔姊姊这么命苦，本以为替她找到了栖身之所，现在看来全泡汤了。”她幽幽说道，弯身将斗笠捡起，哀伤地开口。

“我一个姑娘家岂保得住语柔姊姊的天仙之姿？就算除去了野鹰寨，一定还会有许多觊觎她美色的恶徒，唉，本以为可以在雾谷为她找到归宿，现在我又要重新找过了……”“等一等！”东风听到最后一句时唤住了她。

少女闻声回头，仍是一副垂头丧气的沮丧模样。

“高老爹，我很忙的，我还要帮语柔姊姊找地方栖身。”她不知四人的名字，只好依外形叫唤。

“小女娃！我叫东风，方才你唤矮老爹的是西火，胖胖的老爹叫南雷，而对你动手的叫北电老爹。”她挥挥手，又要离开，东风大步一道，抢在她的前头陪笑道：“小女娃，你方才说要替语柔姑娘找归宿是怎么回事？”“自古美人就该配英雄，听闻雾谷之主年轻有为，不如让他娶了语柔姊姊，一来她的终生有所保障，二来也算成就一件美事。”她的一番话让东风捻胡直笑，其余三人也亮了眼，似乎觉得她的话很有道理。

“而且刚才我听老爹们说，宇文谷主似乎像冰块一样冷漠，古有明训：‘柔能克刚’，细水既能穿石，就一定化得了冰块，他和语柔姊姊一定适合。”她

的话极有说服力，四个老人似乎已经看到雾谷充满婴孩啼哭声的天伦美景。

“那个莫语柔在哪？”为了丰小子的未来，他们决定一窥美人的真面目。

“我将她藏在山洞内，老爹们请随我来。”她的脸上已经恢复了自信和笑意，随即领着四个老人向前而行。

左拐两条小路，右弯几个小径，终于到了山洞，四个老者急欲入内，却被她斥回。

“你们小声点，语柔姊姊这几夜睡得很不好，别吵醒她了。”她俨然像个守护者。

四人顿时噤声，像偷儿似无声无息地走向前。

石洞内的草堆上，睡着一个粉雕玉琢的美人儿；长眉弯弯、肤色欺花胜雪，宛如凌波仙子，再加上海棠春睡，娇态更媚，果真是一个罕见的冰肌美人儿。

“老爹们，我们洞外谈话。”少女悄声说道。

五个人再次轻声步出了洞外。

“果真是一个美人儿！”步出了山洞，东风笑得十分开心。

“是啊！她和丰儿一定能生下美丽的婴孩，啊！宇文家终于有后了。”西火含泪叹息。

少女噗哧一声笑出，这四个老人家当真有趣得紧，八字还没一撇的事，瞧他们乐得好象两人已经拜堂似的，真是一厢情愿。

“你笑什么？”北电好奇地追问，始终觉得这个少女挺古怪的，她不但武功高强而且行事乖僻，不知是何方神圣？她与莫语柔非亲非故，亦不了解他们这四个老头，就这样要他们带走莫语柔，难道不怕出意外吗？“北电老爹，您不要多心，我救出语柔姊姊是一时冲动，只因我另有要事在身，实在抽不出时间照顾她，只好将她交给雾谷。”她坦言道，眼睛里盛满了盈盈的笑意。

“既然如此，就该告诉我们你的姓名和身分，我们不也坦白说出来？”西火欢喜之余，他想多了解她一些。

“我叫黎婉儿，两个月后我会上雾谷拜访，到时候自然会说出我的身分。”

“这两个月你要上哪去？你要我们带她回雾谷，真的没有别的企图？”东风也嗅出了异样，觉得此事并不单纯。

“东风老爹！”她长长叹了一口气，从怀中掏出一面玉佩在四人眼前一晃，四人登时变了脸。

她无奈道：“看吧！我就是不想拿这个玉佩吓你们，现在你们总该相信我没有敌意了吧！”“她……她现在可好？”东风颤声问道。

“婆婆身体很好，待我正事办完，再带你们见她一面。”她收回玉佩笑道。

“你……你是她的……”四人一同望着她，隐约觉得婉儿眉目间的刁钻和某人极为神似。

“我是婆婆的弟子，前辈们莫要误会。”她抿嘴一笑，心想：这四个人虽然生得奇形怪状，性子倒非常可爱。

“唉！这么多年了，我们……兄弟始终觉得很对不起她。”西火叹道，想起了陈年旧事，四个人不禁哀叹连连，徒呼无奈。

“婆婆若是记恨，也不会要我有困难时找你们的。”婉儿柔声安慰，她曾经听婆婆说过当年之事，即使已经过了一甲子，仍不免感叹造化弄人。

“语柔姊姊就拜托你们了！婉儿两个月后会亲上雾谷，再和四老们叙旧。”

她一揖到地，不复初见时的刁蛮，显然已经将四人当作长辈看待。

“等一等！你此行可有危险，需不需要协助？”知道她身分特别，四人的关怀之情油然而起。

“我可是婆婆的得意弟子，你们甭担心了。我担心的倒是语柔姊姊，她一来不会武功、二来温柔似水，在雾谷该不会受人欺负吧！倘若宇文谷主不愿接纳她，又该如何？”“你莫烦心，丰小子那关有我们挡着，语柔姑娘既是世侄女交代的事，我们一定不会让她受半点委屈。”听到他们拍胸膛保证，婉儿笑开了脸，正要离去时，又想到什么似地皱眉道：“不过感情之事总是不能勉强，如果不成也就算了，倘若世事皆能如人所愿，天底下岂会充满悲欢离合。”黎婉儿轻轻一叹，举步离去，只见她纤细的身影逐渐消失在蒙茫夜色中。

“这么多年了，我以为再也听不到她的任何消息，没想到……在我们兄弟都白发斑斑之际，却又见到她的后人。”南雷喃喃低语，思绪如潮浪翻涌，心绪不定。

“既然当初我们作了决定，现在说什么也太迟了，还是先管管眼前这档事吧！”东风精神一振，将心思转回山洞内的莫语柔。

“咱们就这样带她回去？丰小子会怎么做？老实说，我一点把握也没有。”西火低下头，虽然刚才信誓旦旦地说要做保人，但是一想起宇文丰那冷峻的面孔，不觉打了个哆嗦。

宇文丰是个纪律严明的人，向来反对雾谷与外界的人来往，慕容山庄事件算是为妹子宇文映晨破例，这下他们又带位陌生女子回谷，真不知宇文丰会有何反应。

说起来惭愧，他们明明是宇文丰亦师亦父的长辈，却对他又敬又爱，只因宇文丰生来就有张俊秀清瘦的面孔，上面总是凝着万年寒冰，让人望而生惧。

“可是唯有这个方法，丰小子才有可能娶到妻子，他万不可能自己出去结识姑娘家，别人也没这个胆子上雾谷见他，除了我们自己带人回去，他哪有机会替宇文家传宗接代？”北电轻哼出声，觉得这真是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，好心地想带个美人儿给丰小子，却又怕对方不领情。不领情事小，就怕他将四个人赶出雾谷。

“这样好了，咱们给莫语柔一个身分，将她当成雾谷的人，这样，丰小子再严厉也不能将她赶出去了。”西火灵机一动，想出了一个法子。

“这法子好，可是，要用什么身分呢？收她做徒弟吗？”南雷搔搔头，提出了问题。

“笨啊！你瞧她皮肤细得可以掐出水来，全身上下没一根适合练武的骨头，丰小子会信吗？老糊涂！”东风一哼。

“那……那不如收她做干女儿吧！”北电拍手叫道。

“这样太明显了啦！咱们四个年纪都一大把了，忽然认一个如花似玉的干女儿，丰小子一定马上就会看清咱们的伎俩，而且看都不会看她一眼的。”东风开口否决，四个老人再度陷入愁城。

“这也不成、那也不成，可怎么办呢？”西火郁闷地踢着脚下的碎石，忽然心念一动，开心地叫嚷着：“咱们就说她是浩小子的新娘！”其余三人斜觑他一眼，觉得西火这个念头太疯狂了。

“你们听我说，浩小子不在，我们正好可以利用他来作幌子，我们只要

说浩小子曾经救过她，姑娘想要以身相许，如此一来丰小子就不会将她赶走，而他们也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培养感情，这样不是两全其美吗？”“如果她是浩小子的新娘，丰儿怎么会动心呢？他一向注重礼仪和兄弟之情，这招行不通的啦！”东风摇头，表示不赞同。

“先听我说完计划吧，反正浩小子不在，咱们就拿他来编故事，嗯——就说莫语柔被野鹰寨的人抢亲，被路见不平的浩儿解救，她想要以身相许，却被浩小子拒绝，她羞愤得想自尽，却在偶然的机下被咱们兄弟救了，所以将她带回雾谷。”其余三个人被他荒唐的故事震得目瞪口呆，久久不能开口。过了一会儿，东风纳闷道：“这和丰小子又有什么关系？”一语道出其它人的疑问。

西火一叹，果然高处不胜寒，天才都是寂寞的。但他仍耐着性子解释道：“这个故事，语柔姑娘就有待在雾谷的理由，而近水楼台先得月，丰小子在可怜她之余也会卸下心房，不知不觉地爱上她。”西火得意洋洋地下结论。

“这……妥当吗？”如果宇文丰坚守礼节，而宇文浩又回谷拆穿谎言，他们就玩完了。

正当他们讨论得极热烈之际，山洞内忽地传出一阵怯生生的轻柔女音，接着莫语柔走了出来，细细的月光洒在她身上，恍如出尘仙子，粉白的脸孔嵌着绝美的五官，衣襟款款飘扬，似乎要随风而去，当真是人间绝色，我见犹怜。

“西火，我们豁出去了，这样的女子如果丰小子再不心动，世上只怕无人能融化他了。”东风望着她叹气。

“只好死马当活马医了！”此时莫语柔也发现了他们的存在，她被四个人奇特的外形吓了一跳，不免伸手掩住了嘴，倒退两步，朗如秋水的明眸露出了好奇的光芒。

“她不像外表看来这么柔弱，我喜欢。”东风咧嘴一笑，一个飞身跃向山洞。

“请问老爹，可否有看到我的朋友？”她的声音轻柔，虽然有些惧意，但仍是镇静无比。

“小姑娘好胆量，难道不怕我们是野鹰寨的人？”东风故意吓唬她，想乘机观察她的反应。

莫语柔淡淡一笑，如鲜花绽放，柔美动人。

“想必老爹就是婉儿妹子所说之人；倘若你们真是野鹰寨之人，就不会好心地移步到洞外谈话，更不可能等我睡醒后才来抓我，我说的对不对？”东风哈哈一笑，她看来柔弱，但机智反应皆是一流，心中不禁感谢婉儿替雾谷挑了一位完美的谷主夫人，外貌气质皆属一流。

“小姑娘，我的世侄女和你说了些什么？”“她说已找到了收留我的人家，待她办完正事后会来找我。”莫语柔缓声道。

“你就这样跟着我们走？家中可有牵挂之人？”随后上前的南雷也提出问题。

莫语柔摇摇头，悲哀道：“我自小就生在镇上，三个月前爹爹去世后，我本想北上投靠表姊，却在路上遇见了野鹰寨的人，幸亏婉儿妹子救了我。”“你可知跟着我们会有什么遭遇？难道你一点也不怕？”北电他想试试她的胆量。

“有什么会比被人强娶更糟？”她淡笑。“前辈们是想试语柔的胆子吗？从小爹爹就教过我，凡事只要行得正，加上有一双手，就可以养活自己，我只求一处生存之所，即使为奴为婢，我都没有怨言。”她所表现出的坚强意志让四老更加欣喜，真恨不得她已经是宇文丰的新娘了。

“好吧！我们也不再瞒你，世侄女将你托给我们，就是要我们好好照顾你。我们四人要带你去的地方叫雾谷，一向是不准外人进入的，因为咱们的谷主性子有些古怪，但他不是坏人。”审核过她的性情后，西火开始进行他的计划，第一步，就是要莫语柔的配合。

“贵谷主既然不喜欢外人，这样子岂不是强人所难，还是不要为难前辈们好了。”“我们会将你的遭遇转达给谷主，你只需在谷中待两个月，世侄女自然会来接你离去，在这之前，你就安心待在雾谷，只有一件事请务必遵守。”西火神秘兮兮地说道。

“老爹请说。”她有礼地拱手作揖。

“千万不要将婉儿的事说出来。”西火沈声道。

“咦？”她眨着迷蒙的大眼，感到非常困惑。

“不论谁问起你的救命恩人，都不可以将婉儿的名字说出来，你只需说出你日夜祈盼见到你的救命恩人，其它的，一概不准说，明白吗？”既然要玩“李代桃僵”的把戏，就该将婉儿的事隐瞒起来，让宇文丰认为语柔是真心在等宇文浩。

“你不想替婉儿惹麻烦吧！”东风动之以情。

莫语柔仿佛了解事情的严重性，也慎重的点头，表示绝不会泄密。

四个老人笑开了脸，笑眼中仿佛看见小孩在雾谷中奔跑的模样，那是他们等了好多年的美梦啊……被烟雾染得像世外仙境的雾谷，此时正如往常般的平静，位于雾谷深处的竹院，此时却响起了仓促的脚步声。

位于竹屋内的青衫男子，眉头一皱，看向冲进门内的侍童。

“青儿，你为何总是忘了规矩？”声音低如夜箫，自有一股冷凝之气。

“青儿知错，只是……只是发生了一件大事。”男孩慌张地低下头请罪。

“你说吧！”他放下手中的书，淡淡一问。

“四大护法回来了。”青儿低喃。

“也该是他们回来的时候了，这有什么好慌张的？”“他们……他们带回了一个仙女般的姑娘。”青儿越说越小声，虽然他只是个侍童，却也知道雾谷是严禁外人进入的，因而此事已在雾谷掀起了一阵风暴。

“你说他们带回了什么？”他脸上波澜不惊，声音却冷了好几度。

“一个……一个仙女般的姑娘。”青儿开始发抖，他服侍了谷主几年，青儿听他声音一变，就是动怒的前兆。

宇文丰缓缓站起，嘴角噙着笑意。青儿却抖得更厉害了，这就是所谓的“怒极反笑”，看来谷主是真的生气了！

“青儿，”他唤着，随即看向窗外。“派人安顿客人的房间，另外，叫四老进来见我。”宇文丰的念头快速地转动着；他当然知道四个老人家在想些什么，只是这一次他们未免太过分了，竟罔顾雾谷的规定擅自带一位姑娘回来，他们最好有一个合理的解释，否则他们会后悔自己的胆大妄为——他保证。

## 第二章

雾谷的议事大厅伫立着四个局促不安的老者，令他们没有勇气抬头的，就是端坐在大厅正中央的青袍男子，他单手托着头，状似慵懒，但他越是自然，底下的四个老人越害怕，他们明白这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。

“你们谁要解释？好耐性不是我的美德。”低沈、稳重的声调里，透露着绝对的权威。

“我们——”东风才一开口，就发现自己的嗓子忽地高了八度，活像个娘们似的，为了安全起见，还是闭上嘴较保险，他跟着用手肘顶了一下西火的脑袋。

“谷主，我们迟了一天回来，对不起。”慌乱中，西火只挤得出这句练了许多次的句子。

宇文丰扬起一道眉，仍是不动声色的坐着。

西火觉得自己好歹也说了句话，马上用脚踢了一下旁边的南雷，将烫手山芋丢给他。

“我们晚了一天是有原因的。”南雷露出弥勒佛般的笑脸，但那笑脸在触及宇文丰的冷漠俊脸后瞬间宣告瓦解，他很不够义气地将皮球踢给了尚未发言的北电。

“你们兴致倒好，在玩接龙游戏吗？”宇文丰似笑非笑，揪着四个濒临崩溃的长辈。

横竖伸头缩头都是一刀，不如勇敢面对现实！北电想通了这点，于是朗声道：“咱们是带回了个女娃儿没错，但她是浩小子行侠仗义所救下的姑娘，人家为了感恩而想以身相许，谁知浩小子不领情，害得好好一个大姑娘寻死寻活的，于是我们就将她带回来了。你是谷主，又是浩小子的大哥，该怎么处置你就看着办吧！总之，雾谷不能不担这个责任。”北电一口气背完了编好的台词，其余三人皆以敬佩的眼光望着他；而宇文丰仍是文风不动，大厅登时陷入一片静寂之中。

宇文丰表面上虽是不动声色，但内心却迅速地在评估这件事的真实性；以宇文浩的个性而言，的确有可能路见不平、拔刀相助，拒婚也像是他的作风，但是整件事看来似乎有些诡异，而且巧合得不可思议。

宇文浩现在应该是陪着妹子宇文映晨与她的夫婿狄书桓，因为宇文家唯一的小妹有了身孕，向来宠溺小妹的宇文浩自然想要待在她身边。

以他寸步不离映晨的情况看来，怎么有可能为了救一个姑娘，还让对方非君不嫁、寻死寻活地被四老救了一命？整件事巧合得离谱，非常耐人寻味。

他陷入了沈思之中，也乘机在观察着四个长老的反应，他很少见到老人们如此害怕的表情，似乎在隐瞒什么，而这个关键，或许就在他们带回的姑娘身上。

“既然如此，她就留在雾谷，等二弟回来后我自有打算。”宇文丰淡淡一笑，既然她是浩的麻烦，还是等他回来自行解决吧！或许宇文浩娶妻后可以收敛一下他不羁的心，而他也可以摆脱传宗接代的包袱。

宇文丰青袍一挥，随即步出了大厅。

四个长老顿时松了一口气。

“北电！真有你的。”东风拍拍他的肩，感谢道。

“接下来，咱们要想法子让他见上语柔一面，这才有戏唱啊！”西火急忙道。

正当四个人热烈讨论之际，眼尖的南雷发现了恰巧穿过厅堂的青儿，他旋即踪身一跃，拦住他的去路。

“青儿，你将咱们的娇客安置在哪里？”“谷主说安置在莲园。”青儿老实地回答。

“莲园？”四老怪叫，莲园位于雾谷的最外围，亦是距离宇文丰的竹院最远的建宅，而宇文丰向来不轻易离开他的竹院，要两人见上一面，简直比登天还难。

“替她换个房间！她是贵宾，至少要住在梅院。”东风朗声道，梅竹两院只隔了兰院，这样才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机会。

“青儿不敢，谷主会生气的。”青儿连忙摆手，忤逆宇文丰，还不如一刀杀他算了。

“算了算了，咱们再想办法，你先下去吧！”西火挥手道。

青儿哪敢再多作停留，他最怕两面不讨好的苦差事了。

“至少语柔已经住进雾谷，其余的，咱们再想办法吧！现在我只想喝点酒，放松一下心情。”东风首先讨饶，刚才和宇文丰才对谈不到一炷香的时间，就觉得全身虚脱、疲惫不已，看来自己是真的老了。

“对对对！咱们是该喝点酒放松一下自己了。”这正是所谓的急事缓办，尤其是感情这档事，反正莫语柔已经在雾谷了，他们还怕没有兴风作浪的机会吗？

莲园座落于雾谷的最外围，池塘里种满了莲花，使得整个莲园更加淡雅怡人。

莫语柔一眼就爱上了这个淡雅宁静的宅院，她本以为雾谷只是一个城镇的别名，没想到竟是一个别有洞天的山谷；稍早，她在烟雾迷蒙的山径间穿梭着，在还弄不清身在何处时，已经来到了这间宅院。

莲园前有杨柳楼台，后有莲池院落，仿佛人间仙境。

莫语柔倚着楼台，心想：拥有这个山谷的人，想必是不同凡响的奇人异士。

虽然名义上是当客人，但她还是想尽一分心力，不管是煮饭或打杂，她都愿意做，总之她并不想平白受惠于人。

“小姑娘，我们来了。”宏亮的嗓门才响起，四个长老已经一字排开站在她眼前，她丝毫不懂武功，只觉得他们的身手好快。

“喜欢这个地方吗？”东风心想，只要她摇头，或是说个“不”字，就立刻换房。

“老爹们莫要说笑，语柔是寄人篱下的人，只要有地方栖身就可以了。再说，这个地方既安静又淡雅，我非常满意呢！”“甭客气，所谓相逢自是有缘，再说咱们雾谷已经好久没有外人来做客了，你高兴待多久，就待多久。”西火眉开眼笑，越来越喜欢这个清丽脱俗的小姑娘了。

“你就放心住下吧！”寒暄至此，四老又开始头疼了，莫语柔一看就是那种温柔乖巧的女子，要如何让她走出莲园，和宇文丰不期而遇呢？唉，偏偏她和宇文丰都是属于那种极度“安于室”的人，看来，这条红线可难牵喽！

或许老天已感应到四个人的困窘，所以莫语柔接下来的话立刻让他们的眼睛为之一亮。

“请问四位长老，不知小女子可否为贵谷略尽绵薄之力？我想为贵谷尽点心意。”“不用啦！你是贵客，怎么好意思呢！”西火眼睛眯成一条线，这招叫“欲擒故纵”。

“在家里我什么事都做的，如果要我无所事事的待上两个月，我会非常难受的。”四名长老听她这么一说，心中的烦恼也去了一半，所谓山不转路转，路不转人转，既然宇文丰打算死守竹院，他们只好安排莫语柔三不五时的出现在竹院了。为了让宇文家有后，他们豁出去了！

“我们明早再将工作内容告诉你，今天先早点休息吧！”四个人噙着笑，心满意足地离去。

“照顾马？”莫语柔惊讶得睁大了杏眼。四个长老一大清早就来到了莲园，并对莫语柔提出这项要求。

他们四个臭皮匠讨论了一整晚，差点想破脑袋，才想出这个唯一可以接近宇文丰的方法；因为宇文丰除了爱窝在竹院看书外，还喜欢享受策马奔驰的快感。

为了让莫语柔能正大光明的到竹院去，到马房工作似乎是唯一的办法了。

“你不愿意？”南雷开口问道。

“不是，当然不是。”莫语柔连忙摇头。她是看过马，也坐过马车，却从来没有照顾马匹的经验，自然觉得有点不安。

“马房刚好缺少人手，不过不是什么粗活，只是帮忙喂马等琐事，粗重的工作自然会有下人接手。我们知道这个要求有点过火，但实在是……”南雷搓着手，表情显得十分为难，要她一个如花似玉的美人儿去喂马，委实说不过去，但她若不去马房，就算在雾谷住上一辈子，也见不着宇文丰。

“我愿意试试看。”她心想，从前在家里，也常常喂鸡养鸭，马儿只不过是大了几倍的动物，应该不至于太难吧！

“你真的肯？”南雷睁大眼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。

莫语柔笑盈盈地点头，看样子他们真的很缺人手，否则不会开心成这个样子。

“我现在就可以开始。”她立刻挽起衣袖，以示热诚。

“先换上这套衣服，免得裙子绊着你，加上若是受了伤我们也过意不去。”东风递出一套衣裤，莫语柔不疑有他地接过，转身回房打算换装，准备开始工作。

“如果丰小子不出现，我们岂不是虐待人家小姑娘。”西火左看右看都觉得她不适合在马房工作，即使只是喂食这种简单的工作。

“不管了，我们只有搏一搏，如果不行再想办法。”南雷持相反意见。

再度步出门外的莫语柔，俨然像个小僮儿，她将长发盘塞在帽子里，纤细的身子被宽大的衣衫盖去了大半，不细看几乎很难辨别出她的性别。

唯一泄密的的就是她那张绝色的脸了，即使是朴实的衣服，也掩不住她与生俱来的清灵气质。

从背面看来，她只是一个瘦小的寻常家丁，这招叫“掩人耳目”；唯有让丰小子以为她是家丁，他才会放松戒心。

“这身打扮如何？”莫语柔笑问，这是她第一次穿男装，自然觉得十分

新奇。

“很好，很好，我们先带你去马房看环境。”东风梭巡过她全身上下后，才得意地领着众人向前走。

雾谷的马房位于西侧，外接一大片无垠的草原，不像她住的莲园，连一点雾气也没有，甚至还看得见蔚蓝的天空。

“雾谷的祖先是在意外的情况下发现这个地方的。”西火开始为她介绍雾谷的地理位置。“从外形来看，雾谷只是一个伸手不见五指、布满迷雾的山谷，却不知只要通过了山谷，谷内即别有天地，里面有山川有平原，资源充足，足够我们自给自足。”“雾谷之人向来不与外界往来，难道不怕寂寞吗？”“雾谷多半是习武之人，但都厌倦了刀光剑影的江湖生涯，才会选择住在雾谷，过着与世无争的日子。”南雷感慨一笑，不再言语。

莫语柔心思细密地看出南雷及其它人似乎有些不愿多提的往事，于是她刻意将目光转向前方，笑道：“前面就是马房吗？不知里面有什么马？”“对！差点忘了正事呢！”北电敲敲自己的脑袋，随即领着莫语柔进入占地广大的马房。

四老早就买通了仆人，替莫语柔在马房安排了一份闲差事，名义上是喂食，其实只需在马房溜达即可。

里面约有三十几匹不同种类的骏马，她对马的所知有限，却也知道它们身价不凡；因为眼前的每一匹马都精神饱满，而且被梳洗得光亮无比。

“它们都好漂亮。”莫语柔赞叹。

“当然，这些是我们派人从全国各地买回来的良驹。”说着，伸手指向其中一匹骏马。

“这一匹青总马脚力好，脾气也好，是我去年亲自买回来的千里马。”东风开口炫耀，却换来其它人的嘘声。下一秒，莫语柔已经被四名长老夹攻，只见他们口沫横飞地介绍着每一匹马，又是外蒙的馱馱，又是关外引进的千里驹，名目之多听得她似懂非懂，却也觉得相当有趣。

蓦地，她被一匹纯黑色的马分去了注意力；它通体漆黑如墨，比其它的马更高壮，是马房中最显眼的一匹骏马。

“那匹马叫‘风’，是一匹日行千里的骐驎，它也是谷主专用的神驹，只有谷主才驾驭得了它。”西火顺着她的目光，跟着解释道。

莫语柔不由自主地走向栅栏，情不自禁地想伸手抚摸这匹俊俏的黑马。

“小心——”南雷在千钧一发之际挥开了她的手，免得一双又白又嫩的手被马咬伤了。

马厩内的“风”扬起前蹄，神色倨傲地喷着气，显然对眼前这群吱吱喳喳说个不停的人极不具有好感。

“我说过它只听谷主的话，以后请姑娘不要太靠近这匹马，万一伤了自己，那可不是好玩的。”西火赶快警告语柔，并转头怒瞪“风”一眼。

语柔虽然被吓了一跳，却未将西火的警告放在心上，她心想：只要相处久了，这匹马应该不会这么认生才是，当下心中已充满了斗志，她发愿要驯服这匹马！

“我现在就可以开始工作了。”她挽起长袖，甜甜一笑。

“那我们不打扰你了，不要太辛苦喔！”东风还是觉得过意不去，毕竟将客人降格为仆人，实在是太……说不过去了。

四个长老在她一再保证不会累坏自己之后才离去。

莫语柔现在已经在马房了，下一步，就是要引宇文丰过来。四个兴致极高的老人家，立刻浩浩荡荡地杀到了竹院。

竹坞蕉窗，琴书自乐。从远处观看竹院中的宇文丰，他就像是山水画中的文人，永远是一副怡然自得、波澜不惊的模样。

走近再看，即可发现他周遭散发的冷凝气息让人望而却步，以至于原本疾奔而来的四大护法，在接近竹院后不约而同的放慢了脚步；而当他们停在宇文丰面前时，更可说是一片寂静无声。

“有事？”宇文丰背对着四人，声音听不出任何情绪。

东风尴尬地抓头，实在说不出口要他去“溜马”的事。

“我们……我们……”“溜马”两个字仿佛卡在喉咙一样，任凭西火怎么挤也挤不出来。

“昨夜我稍了封信给二弟。”他合上书，以深邃的眼梭巡四人。

“浩小子要回来了？”南雷试探性地发问，想知道自己还有多少扭转乾坤的机会。

“我只在信中提及雾谷有他需要处理的麻烦，以他的性子来看，应该马上就会回来。”宇文丰淡然一笑。

“那大概一个月后就会到了。”东风呐呐地回答。

“是啊！”宇文丰露出意味深长的一笑。

宇文丰明白这四个热心过头的老人绝对是“有所作为”，而他也不是认命的人，等宇文浩一回谷，所有的迷津就会解开了。

拨开云层见月明，这点耐心宇文丰还是有的。

“今天找我有事？”宇文丰再次提醒他们。这四个老顽童素爱钻研武学，在雾谷极少有碰面的机会，更不用说是四个人同时出现，可见其中一定有鬼。

“我们带回来的小姑娘，将来很有可能成为你的弟妹，难道你不想见她一面？”北电心直口快的说出他的想法。

宇文丰不语，只在转身离开前扔下一句：“我说过，她是浩的麻烦——不是我的。”四个老人面面相觑，临时慌了阵脚。下一步棋，到底该怎么走？

接下来几天，莫语柔完全将时间耗在马房，更将驯服“风”当作第一目标。

其余的仆役每每在她未动手前，就将事情都做好了，连倒饲料这简单的事也轮不到她做，每个人只是冲着她微笑；不惹人厌固然是件好事，但每天到马房报到，却帮不上一点忙，只是让她觉得自己一无是处。

在连拿铁靶都没机会的情况下，她自然将注意力放在“风”身上，反正她总是要让那匹黑马习惯她的存在。

“语柔姑娘，你又在和‘风’比耐力啦？”莫语柔身后出现了一个老汉，亦是马房的总管李伯，他知道莫语柔有驯服“风”的雄心，所以将她和马的相处情形看得一清二楚。

“风”一听见老汉的话，即用力地跺步，并骄傲地对着莫语柔喷气。

“它不是这么容易就接受外人的。”“李伯伯，‘风’有没有最喜欢的东西？”莫语柔这几天试了各种果粮，想借机收买“风”，没想到它傲得很，连理都不理她。

“有，它喜欢喝酒。”“酒？”她瞪大了双眼。一匹爱喝酒的马？“不过你不要轻易尝试，‘风’如果沾了酒，野性更大，除了谷主外没人驯得了它。”“这样啊？”她失望地垂首。“风”平时就对她趾高气昂，若是喝了酒，岂不是会将她踩扁？“别老想着‘风’，若你想骑马，老汉可为你挑一匹乖巧的马。”“不用了。”她摇头笑着。她长这么大了还没骑过马呢，而她只不过是想和“风”做个朋友。

“对了！既然你说只有谷主可以骑它，这些天了怎么不见谷主来骑马？”每个人都只有谷主才驾驭得了“风”，使得莫语柔也对他好奇不已。连四位护法前辈都得尊称谷主的人，想必也是一个白发苍苍、年近百岁的人吧！她实在想象不出一个老人家骑在“风”身上的情景，而且万一要是摔下来，不是连骨头都散了吗？“谷主骑着‘风’，人马合一，奔雷驰电，有如狂风飒然而至，真是气势万钧啊！”莫语柔实在想象不出一个银发丛生的老人看起来会有多神气，但是看李伯一脸的崇拜，她也不好意思质疑他。

“李伯！”谈话间，门口忽地传出了叫唤声。

是她第一天见过的青衣小僮，他年纪虽小，不过讲起话来却很老成。他并没有注意到小厮打扮的莫语柔，只对着李伯道：“谷主要你将‘风’准备好，他等一会儿要骑。”吩咐完毕，他即转身离去。

“谷主身边的人，都这么地——有距离吗？”莫语柔十分好奇，看他的模样应是好玩又活泼的年纪，为什么说起话来像个小大人似的？“谷主是严肃了点，但是很照顾我们。”李伯无奈地陪笑。四老已经事先交代过，有机会要在莫语柔面前多说点谷主的好话，好让语柔对他产生好印象。

莫语柔迫不及待地想看“风”奔驰的模样，于是她退开一步，笑道：“李伯，还是先替马儿上鞍吧，我不妨碍您了。”她体贴地道。她记得四位护法老爹在提到谷主时总有一丝惧意，方才的侍童似乎也将他奉若神只，她可不想因为聊天而害李伯挨骂。

李伯随即取出了谷主专用的马鞍，熟练地替“风”装配一切，不一会儿，已经将神情亢奋的“风”牵出马厩。

“只需要将‘风’牵出去系在树下，就大功告成了。”李伯熟练地牵着马，一面对莫语柔解释。

“风”不安分地昂首踏蹄，彷彿知道将外出奔驰，精神显得十分亢奋。

“李伯，你还有事，先去忙吧！我在这里看着就好了。既然有条绳子系住，我想应该没有危险吧！”莫语柔站在几呎外观察它，发现它真的好漂亮！“好吧！你要小心点，别让它伤到你。”李伯在离去前仍不放心地叮咛着。

“放心吧！”她回以春风般的笑着。

由于上一次她差点被咬掉一只手，所以对于“风”她只敢远观，虽然它此刻看起来很温驯，她仍不敢贸然靠近它。

它乌木色的鬃毛，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亮，像上等的丝绸，彷彿在诱惑她上前摸一把似的。

它美丽慧黠的大眼第一次对她露出友善的眼神，尾巴轻轻地拍击着臀部，和在栅栏里的桀惊不驯模样迥然不同。

“我不会这么容易上当的。”她对着“风”皱眉道。

她这几天虽然没能驯服“风”，但是也由李伯的口中得知它聪明得近乎狡猾，许多生手部曾经被它所伪装出来的温驯模样给欺骗，然后毫无戒心的靠近它……“风”会赏给每个人一记铁蹄！

它低着头，状似委屈地用着前蹄磨擦树干。莫语柔的理智和情感开始拔河；它看起来这么温驯，或许是李伯夸大了它的危险性，嗯，一定是这样的！

她深吸一口气，一步接一步地走近它，手也一时一时地抬起，眼看就快要摸到“风”的头了——那一瞬间，她清楚地看见它两只马眼中闪烁着得意的光芒，但是这项领悟来得太迟了。

她只来得及看见它扬起的前蹄，然后是双手反射性地护住自己的头。

就在她闭上眼忍受欲来的“剧痛”之际，忽然听到头顶传出了一阵低冷的嗓音，下一刻，她已被抬了起来。

“风！”来者仅仅唤出一个字，原来要生吞她的马忽地不动了，它乖乖地放下前蹄，回复原有的温驯。

简直是太不可思议了！

她感激地想回头看看对方是何方神圣，却发现自己动弹不得，这才发现自己还被人拎在手上。

“嗯……谢谢你救了我，现在可以放我下来了吧！”如果不是她还停在半空中，莫语柔真怀疑她身后到底有没有人？因为她既听不见对方的呼吸声，也没听见答话声。

无声无息地，她又被放回了地面。

她连忙回头，望进一双漆黑深邃的眼眸里，拥有这双眼睛的主人有着一张俊秀的脸，眉宇间有着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森冷，看来神秘而莫测。

“下次别再这么做。”他冷言道。

不再多看她一眼，对方随即穿过她走向黑马。

“等一等！”莫语柔忽然大喊。

背对着莫语柔他纹风不动。

莫语柔跑到他眼前，有点抱歉地开口：“我很感谢你救了我，但是你千万不能碰这匹马。”她很婉转地劝解着。

他微微扬起一道眉，还是面无表情。

“是这样的，它是谷主的马，如果其它人贸然上马，很可能会受伤的。”莫语柔耐心地解释，努力想让她救命恩人了解情况，但是他一句话也不吭，让她的心不由得凉了半截。

“你是新来的？”他淡淡地斜觑她一眼；只见她整张脸被尘土盖住了大半的五官，看来像个半大不小的孩子，然而那双眼眸却亮得出奇。

莫语柔点点头，看他又往前垮了一步，她又气又急，只好跑到他眼前，双臂一展，道：“我真的不能让你接近这匹马，一来谷主会责怪我，二来你也会伤了自己。”“你怎么知道它会伤了我？”冷凝的目光多了一丝玩味，他举足轻轻一点，旋即轻松地跨坐在“风”身上。

目瞪口呆是她唯一的反应。

“现在你信了？”平静的语气中带有一丝欣赏的意味，这个新来的马仅虽然不知道他是谁，但看来倒是很忠诚。

“可是……李伯明明说只有谷主才可以骑的。”她像是被人欺骗似地猛摇头，根深柢固的认定谷主是个白发老头，压根儿没想到马上的人或许就是谷主。

他驱马向前，停在喃喃自语的莫语柔面前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他对这个僮儿难得好奇。在雾谷他虽然是深居简出，

但是他没想到竟然还有人不认识他？这个现象十分值得探讨。

他在马下看起来好小，不知道是十三或是十四岁，那双黑白分明的漂亮眼睛，使他很想看清楚掩在尘埃下的脸是何种模样。

“擦擦你的脸。”他命令道。

莫语柔听话的用袖子擦脸，这才发现脸上不知何时竟已布满了尘土，她气恼地瞪了“风”一眼，想必是刚才它扬起前蹄时所卷起的砂土，真是有够恶劣的！

再抬起头时，她对上了宇文丰的黑眸。他有些难以置信！看她秋水为神、长眉入鬓竟是姑娘般的绝美容貌。

彷彿嫌不够刺激似的，“风”低下头刁起了她的帽子，瀑布般的长发登时倾泻而下，脏兮兮的马僮顿时成了明眸皓齿的绝色佳人。

“你是谁？”宇文丰危险地眯起眼，语气降了好几度。

莫语柔无辜地站在那里，不明白他的口气为何变了。他又是谁？凭什么这么傲慢地问她话？“你又是谁？”她冷哼，弯下腰捡起帽子，三两下又将头发塞回帽子里。

她的反应激怒了宇文丰，下一刻她已经在马上，被他牢牢地扣在怀里。

她是第一个敢反抗他的人！

尽管他的俊脸结着万年寒冰，然而他身上炽热的气息，却一波波的由他的手臂传给了她。

“男女授受不亲，你快点放开我！”她又羞又怒，他凭什么将她举上举下的？不管他是谁，都不该这么无礼。

“你是这里的仆役，为什么女扮男装？”他一时时逼近，企图用冷凝的态度逼出实话。

“我是来照顾马的……穿男装，只因为工作方便。”他的眼冰冷无比，逼得她无所遁形。

宛如夜色的瞳孔闪过一丝情绪，他依旧冷冽地开口：“你的名字？”“莫语柔。”她迎上他审视的双眼。

“你可知道我是谁？”冰如霜雪的黑眸多了一丝笑意。

她摇头，像只任人宰割的小动物。

“宇文丰，雾谷的主人，就是你口中最有资格坐上‘风’的人。”

### 第三章

“你是谷主？”她骇然问道。

宇文丰似笑非笑地将她放下，居高临下地看着她。

“如假包换。”他破天荒地有问有答，因为她脸上的表情实在是人有趣了，除了惊怕之外，还外加一丝的恼羞成怒。

“你为什么不早说？”她胀红了脸。

“你僭越了——”宇文丰轻轻转过马头，淡然道。“你不适合在马房工作，我准你换份差事。”“不用了，我做得很好。”她着实讨厌他高人一等的语调，实在是太目中无人了。

“你又忘了自己的身分。”宇文丰扬眉，看不出她个头虽小，却敢一再地向他的权威挑战。

“你连‘风’的身体都碰不到，竟敢大言不惭说你适合这份工作？”他冷笑连连。

“这只是时间上的问题，我会驯服它的。”她气唬唬地回道，从来没人用这种讽刺的语气对她，好象她是个无能的笨蛋似的。

“你很自负嘛！”他淡笑，上下打量着她。

“我会驯服‘风’的。”她气得咬牙切齿。

“一个月后见真章，希望你别让我失望。”语毕，宇文丰即策马，英姿飒爽地夹风而去，风中只听得到他狂放的笑声回荡在旷野中，久久不散。

莫语柔怒瞪他的背影，却不得不承认当他骑上“风”时，真的是如同李伯所形容的：风驰掣电、气势磅礴。

一个集冰冷与傲慢于一身的男人。

她发誓一定要挫一挫他的锐气！

奔驰在草原上的宇文丰，禁不住回想起刚才与他对峙的莫语柔。

她好小的身子，却有好倔的脾气。秋水盈盈的星眸，似乎拥有无比的毅力和勇气。

不知道她是雾谷中谁的亲戚？在雾谷工作的多半是中年以上的人，而且是经过挑选后才带回来的庄稼汉，多数都是孤家寡人，唯有如此，他们才可以放心在雾谷工作。

现在多了一个坏脾气的丫头，竟还不自量力的想驯服“风”？想到这里他又笑了。

既然闲着没事，就逗逗那个乳臭未干的丫头好了，这总比被那四个老头逼着照料那个什么“弟妹”的好得多。

在等待二弟回谷的日子里，他暂时不会无聊了。

“你见过丰小子了？”夜里，连园爆出了惊叫声。

当莫语柔将马房之事说出后，四老惊讶万分，不敢相信他们两个人真的会“不期而遇”。

“你们怎么没告诉我他不是个老头子？”她想起来还是觉得很丢脸，她红着脸重复下午发生过的事。

四个老人家聚精会神地聆听着，生怕遗漏任何一句话。

“丰小子真的这么说？”东风惊奇道，他竟然会给语柔一个月的时间驯马？奇哉！

怪哉！

“你有没有说你是谁？”西火也猜不透，他以为宇文丰在发现她是女人后，会转身就走。

“我告诉他我是来照顾马的，我还告诉他我的名字。”莫语柔照实回答，不晓得说名字有什么差别，她不以为顶着客人的身分，宇文丰就会对她另眼相看。

“他不知道她是谁。”西火顶了顶南雷。

“他一定想不到两个人是同一个人。”北电也吃吃地笑着，四个老人顿时乐成一团。

莫语柔完全不懂他们在笑什么，谁是谁？谁又破了例？她听得一头雾水。

“语柔！记住一件事。”东风神秘道。“暂时不要泄漏你的身分。”“为什

么？”眼前这四对若有所思的眼睛实在是太诡异了，令她不得不提防。

“你想要挫他的傲气，就要这么做。”西火诱惑道。

“接下来的事你要自求多福，老爹们帮不了你了。”西火替她打气，既然宇文丰以为她只是个寻常仆役，他们就不能整天绕着她打转，以免泄了秘密。

当晚会议结束后，命运的齿轮也开始转动了……

第二天清晨，她一如往常地来到马房，却看见一脸惊恐的李伯。“李伯早。”语柔含笑问好。

“语柔姑娘，昨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”李伯脸色苍白，因为昨晚谷主亲自下了命令，以后照料“风”的事，全权交由莫语柔负责。

“喔！那件事啊！”她做出胸有成竹的表情。“是我说要在一个月内驯服‘风’的，谷主也答应了我的要求。”“什么？”他不敢相信她会这么大胆，一个连马都没骑过的姑娘，竟妄想要在一个月内驯服一匹烈马？“李伯，你会帮我吧？”她期望地看着他。

这件事成功的机率就像他学刺绣一样小，但是面对莫语柔明亮的双眼，他只能叹了口气。

“要驯服马，首先要让马适应你的存在，直到它肯让你接近它后，才可能近它的身，替他做刷毛净身等贴身工作，等这些都不是问题后，最后骑不骑得上这匹马，又是一个未知的问题了。”莫语柔了解这些程序后，开始执行第一步。

一整天，她就趴在马槽和“风”大眼瞪小眼的对望，不管它如何踱步、喷气，或咧嘴嘶鸣，莫语柔还是不为所动，仍然固执地守在原位，打定主意和它耗上了。

吃饭时，她也捧着碗筷，蹲在马槽前，“风”吃着它的马粮，她就吃自己的饭菜。

到了晚上，一人一马都累惨了，可是仍然没有任何一方肯稍作退让。

“风”知道她不肯离开，因此放弃了示威的举动，但是依然不肯让语柔靠近它只要她一走近，它马上又跳又踢，如果她只待在马槽前，它则将她视若无物般的彻底忽视她的存在。

第一天，两方斗成了平手。

当她拖着疲惫的脚步走出马槽时，一个青色的瘦小影子也立刻消失在马槽的另一端。

监视了她一整天的，就是宇文丰的侍童——青儿，他揉了揉僵直脚，不敢延误地立刻往竹院跑去。

宇文丰依然坐在凉亭看书，他听到青儿的脚步声时，即迅速地抬起头，等待他的报告。

青儿据实以告。他趴在屋檐上一整天却一无所获，就差没在屋顶上睡着。

“她一整天就站在马槽前和‘风’对看，累了就坐，饿了就吃东西，一步也没离开过。”宇文丰一向冷漠的黑瞳漾出一抹笑意，虽然稍纵即逝，却让青儿大开眼界。

“然后呢？”“一点进展也没有，‘风’根本不让她靠近。”宇文丰点点头，重新将视线转回书中，青儿迟疑地问道：“还要继续看着她吗？”“继续。”他头也不抬，恢复以往的淡然。

接下来的每一天，宇文丰都听到相似的报告内容：莫语柔和“风”的耐力赛持续进行着，唯一的进展是——莫语柔已经可以站在距离“风”三步的地方，而不会引起“风”剧烈的反应。

第十天，“风”开始吃她给的胡萝卜，但是还是倔强地不让莫语柔触摸它的身体。

青儿报告完当天的进度后，退至一旁，静待宇文丰下一步的指示；虽然觉得整件事无聊到了极点，他还是聪明地三缄其口，毕竟主子是天，而他不苟言笑的宇文丰除了信服外，还融合了些许的惧意。

“她明天可能会替‘风’刷毛，我听见李伯劝过她，但是她仍然很坚持。”青儿说道，他颇担心莫语柔的安全，毕竟“风”肯吃她手上的东西，并不表示天下太平。他怕明天铁蹄下会多了缕亡魂。

“我知道了。”宇文丰云淡风轻地应了一句。

能帮的他都帮了，就看宇文丰明天怎么做了，青儿离开前看了主子一眼，宇文丰仍旧是万事不萦于怀的恬淡气度。

看来莫语柔只能自求多福喽！

云淡星稀的夜，马房前出现了一条人影，他本来已经脚踩进马房了，忽然听到里面传来说话的声音。

他立即缩回脚，藏在门边的阴影内，凝神细听。

“你为什么不能试着喜欢我？”轻柔婉约的女音略带悲伤，门口躲藏的人冷哼一声，原来有人将马房当成了幽会的地点。

他不屑地想转身离去，却又为下一句话停住了脚步。

“拜托明天你卖我一个面子嘛，让我刷你的毛有什么大不了的，我保证会很小心的。”跟着他听到了马的嘶叫声，他眯起眼，借着微弱的月光往里面看，这才看见一个瘦小的身子立在马槽前，而她说话的对象是一匹高大的骏马。

“我还带了你最喜欢的东西喔！”马房内再次传出嘶鸣声，但这次却充满了欢愉之情。

因为距离太远，他实在看不出她给马吃了什么东西。

“晚安，‘风’，记住喔，明天要让我刷毛，知道吗？”直到她的身影远去，藏在门边的人才走进马房，一靠近那匹骏马，他就闻到了淡淡的酒味。

“好家伙，她连你的爱好都摸清楚了。”男子轻拍马颈笑道，随即牵着它走出了马厩，以优雅的姿势翻身而上，稳稳地骑在黑马上头。他双腿一夹，身下的神驹如飞箭般疾奔而去，尽情驰骋于旷野之间。

在月光的映像中，男子有一张俊逸清瘦的脸，他就是雾谷的主人——宇文丰。

他将骑马的时间改在晚上是最近的事，目的是要让莫语柔有时间和“风”相处，既然是打赌，他就要赢得光明正大。

而且每晚的奔驰可以耗去“风”的精力，它是一匹精力旺盛的种马，如果不让它有足够的运动量，只怕整天关在马槽里，脾气会更加暴躁。

答应给她时间驯服“风”是一时好玩，他只是想挫挫这个小丫头的锐气，但并不想让“风”伤了她。

此时身下的马越奔越快，他知道是“风”体内的酒精起了作用，他俯

下身子，紧密地贴着和他心意相通的“风”，任由它带着他狂奔飞驰，享受这种近乎飞翔的感觉。

第二天，莫语柔兴致高昂地来到马房，她满心以为昨晚已经和“风”达到协议，毕竟她让“风”尝了美酒的滋味，刷毛这点面子它应该卖给她吧！

莫语柔挽起衣袖，正要爬进栅栏内时，“风”又开始躁动了，它威胁地扬起前蹄，一副准备踩扁她的样子。

“你不守信用哦！”莫语柔企图唤起“风”的良心。

马头一偏，“风”依旧气焰高涨地踱蹄。

“看来你一点进展也没有。”一阵低冷的嗓音从她身后传出，瞬间她已被人扯出了栅栏，被迫望进一双孤傲的眼眸里。

“是你——”她不甘愿地打招呼，想挣脱他铁箍般的手臂，却发现徒劳无功。

“放手！你和你的马一样恶劣！”她怒瞪着宇文丰，忍不住开口教训他。

“以下犯上是大不敬，‘风’比你懂事多了。”宇文丰冷笑道，手随即轻轻一放，莫语柔差点跌倒，她连忙扶住栅栏，以免出丑。

“你竟然拿我和‘风’比较！”莫语柔俏眼一翻，不敢相信他竟然拿畜牲和她作比较。

“它至少知道谁是主人，不是吗？”他将手伸向“风”，只见它热情地舔着宇文丰的手掌，温驯得像一只小白兔，和刚才的暴躁模样完全相反。

“风”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，让她的心跌到了谷底；挫败感让她垂头丧气，连肩膀也挺不直了。

莫语柔像个战败的老母鸡，只想离开这个让她既难过又难堪的马厩。

“你上哪里去？”宇文丰身形晃动，伸手拦住她。

“我输了。”她完全提不起劲。

“才半个月不到你就放弃，啧！小鬼，你真差劲。”他仍是冷冷地嘲讽着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他就是不想看到她这副绝望的模样。

“我认输，可以了吧！”她死瞪着地面，就是不想看见他得意的表情。

“小鬼，你在哭吗？”听她的声音闷闷的。

宇文丰迟疑地戳戳她，这只不过是个赌注，真不懂她干么这么认真，还真是个长不大的小鬼。

“我不是小鬼！我也没有哭。”莫语柔真是受够了他！她今年十九岁，已经是老姑娘了，真不懂他为什么开口闭口叫她小鬼。

“既然你认输了，以后就不要到马厩工作。”宇文丰淡淡说道。

只剩下半个月，他不以为莫语柔可以驯服“风”，既然她自愿放弃，也省得他担心她跌断自己的脖子。

“你不可以这么做！”她惊呼，对她来说，每天来马房帮忙已经是一种习惯，也是一种乐趣了，现在这大冰块竟要叫她罢手，实在是太过分了！

“我当然可以，我是这里的谷主，记得吗？”他皱眉，不喜欢她质疑自己的决定。

“你识字吗？”看她应对灵敏，倒适合当一个书僮。

“我父亲是私塾里的夫子，他曾教我识字。那又如何？”她对宇文丰始终持有戒心。

“如果你成为我的书僮，就要改掉伶牙俐齿的坏习惯。”宇文丰靠着栅栏

悠闲道。

“我、不、要！”她理直气壮地拒绝。

她是寄人篱下没错，但当马僮是她心甘情愿的，她宁愿做苦力也不要服侍这个阴晴不定的怪人。

“你没得选择。你输了，不是吗？”他咧嘴邪佞嘲笑道。

“期限是一个月，现在连一半都还没过。”去他的！只会落井下石的小人。

“我会等着你来磨墨。”他扬眉，笃定道。

“你会看到我骑上‘风’的英姿。”她昂首，骄傲地说道，并回头向“风”走去。

才一接近栅栏她就后悔自己的嘴快，“风”仍是不怀好意地盯着她，就像她背后那两道冷凝的目光一样扰人。

为了不丢脸，莫语柔硬着头皮再次低头走进栅栏。

“风”开始踱脚，似乎准备要给她一点教训。

莫语柔拿起刷子，忽然发现它安静无比，莫非它终于接受了自己？她的喜悦在看到一双纯男性的手掌后消失无踪，“风”正安安静静地享受着宇文丰的抚摸。

他的眼神第一次浮现出温柔的神采，嘴角亦轻轻地扬起，这一刻的宇文丰毫无冷漠的气息，俊秀的脸被笑容衬得更好看了。

“看什么？还不刷马？”语气又恢复了先前的冷漠。

这个男人真是有够恶劣！从小到大，她都知道自己是个美人，虽然还未到倾国倾城的程度，但是看过她的人都不会吝于给予一个微笑。绝不像宇文丰；他对“风”都可以表现得如此温柔，对她却好象对待个小鬼似的，不但态度冷淡而且残酷至极。最气人的是，她不是输给另一个女人，而是一匹马；一匹公马！

她努力地刷完左边，手已经酸痛不已，她挺直了腰走向另一边，才发现宇文丰正若有所思地盯着她看。

“你没别的事要做了吗？主人——”她嘲讽道。

“快点刷马。”他还是轻拍着“风”的颈子。

和他说话真的很累，拿石头扔向井水，至少还听到噗通一声，和宇文丰说话，却永远得不到答案。

“对牛弹琴”不是她的专长，莫语柔还是认命地拿着刷子，开始刷“风”的右半边身子。

“好累！”当“风”的最后一缕毛发也变得乌黑发亮时，她已经手麻脚酸了，她像个老头子般无力地爬出栅栏。

“虽然是个生手，你做得还算可以。”一道黑影耸立在她眼前，不用看也知道是谁，全天下没几个人有这种低柔的嗓音，却偏偏没有一点热度。

她咕哝一声，连斗嘴的力气也没了。

“选择权在你手上，我不会同情你的。”他冷冷地揶揄着。

阴影旋即自她的头顶离开，但她还是没有力气抬头。

忽然一阵嘶鸣，“风”再次咬掉她的帽子，并恶劣地把灰尘踢到她滴满汗珠的脸上。

“你做什么——”她狠狠地起身，退了好几步。

“风”还是骄傲地甩头，彷彿对自己的恶作剧十分得意。

“刚才你不是还很乖吗？现在为什么——”她才骂到一半、个怪异的念

头忽然浮上心头；刚才“风”安安静静的任由她刷毛，莫非是因为宇文丰站在那里的缘故？莫非宇文丰是特地站在那里安抚“风”，好让她可以完成刷马的工作？会是这样吗。

“不可能！他那种古怪的人，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体贴的事？”她觉得自己要不是太荒谬，就是累过头了。

莫语柔顶着一头乱发，心不在焉地走出马房，忽然撞到一堵坚硬的肉墙。

“你没事吧？”是去而复返的宇文丰。他看她这么久都没出来，还以为她晕倒在马房了。

虽然他的声音听起来还是要死不活的平淡，她仍然听出里面有一丝关怀，这种感觉，让她的心情忽然好转。

“小鬼，你累晕头了吗？”看她长发散落，清丽的小脸布满灰尘，他不禁同情起莫语柔的狼狈，才一下子没看着她，又被“风”欺负了。

“不要再叫我小鬼！”她板起面孔。

“你不适合这个工作。”宇文丰最后一次劝告她，不知道她为什么这么顽固。

“我会驯服‘风’的。”晶亮的眼里闪起一族火焰。

“我不希望在‘风’的蹄下捡到一个小鬼的尸体！”他也动怒了，她真是那个不知感激、顽固的丫头。

“总比替你磨墨来的强！”莫语柔从来不知道自己会像个泼妇似的破口大骂，但是他实在是太过分了。

“不知好歹的小鬼。”他斜觑莫语柔一眼，看她又会大吼大叫了，应该没事才对，他遂不再与她争辩。

“不准叫我小鬼！”她怒不可抑地冲到他面前。

宇文丰盯着她，嘴畔忽然漾起一抹微笑，而后幽幽冒出一句：“你的确不是小鬼。”“呃？”“你不自量力、顽固、坏脾气、歇斯底里，这些全是泼妇才有的行径，你的确证明了这一点。”青袍一挥，他身形已经飘远。

“宇、文、丰！”莫语柔用尽力气大喊，喊到眼冒金星了还是没人响应，空旷的大地似乎也在冷冷地嘲弄她。

“我一定会让你好看的。”她最后使劲一吼，尽量抬头挺胸地往莲园走去。

等到马厩前空无一人时，不远处的草堆中忽地传出一阵稀稀疏疏的谈话声。

“他们好象在吵架！”“笨！哪一对冤家不是吵吵闹闹的？”硕大的身子自草丛中站起，正是穿着黑衣的南雷。

“我没想到小姑娘也有脾气，我先前还以为她是个玉雕的娃娃，只会笑哩！”东风叹道。

“这样子才好，如果玉娃娃不说话，那日子要怎么过？丰小子的话本来就不多，再配个哑儿媳妇岂不是更糟？”“照这样子发展下去，越来越有看头啦！”东风抚掌一笑。“咱们回去报告好消息。”两道人影旋即迅速地离开了草原。

接下来几天，情况没有丝毫改变，“风”还是一匹不懂得“投降”的烈马，莫语柔还是一个灰头土脸的马僮。

离最后期限只剩下一个星期了，莫语柔疲累不堪地跌坐在栅栏前，万

念俱灰地开口：“李伯，当初‘风’到底是怎么被驯服的？”“谷主骑马技术很高，他骑在‘风’身上将近半个上午，无论它怎么踢怎么甩，谷主就是牢牢地骑在它身上。这样反反复覆试了两个星期，‘风’才认定谷主为主人。”想起那段精彩的驯马过程，李伯的嘴角不禁噙着笑意。

“你是说……骑在‘风’身上被甩来甩去，还要整整十四天才驯服得了它？”莫语柔诧然停语，她这才觉得宇文丰果然是个厉害的家伙。

“一次也没掉下来过。”李伯崇拜地作出结语。

“原来这样子才驯服得了它！”莫语柔喃喃说道，眼睛忽然闪起一道光芒。

“语柔姑娘！你不是想如法炮制吧？”李伯看她泛起了一抹微笑，不禁吓白了脸，他告诉她这件事只是想让她知难而退，并不是要她莫名其妙地去送死。

“我只剩下一个礼拜了。”她一副慷慨就义的表情。

“语柔姑娘！”李伯大口喘气，以为她疯了。

“李伯你别担心，我不会现在就行动的。”她甜甜一笑。“现在还不是最后关头。”像个优雅的千金小姐，她粉颈低垂地走出马房，只留下未雨绸缪的李伯，怔怔地望着她离去的背影。

“谷主！大事不好了！”近中午时，竹院响起了青儿的呼叫声。

“什么事？”宇文丰从书中抬起头。

“语柔姑娘……牵出了‘风’”青儿紧张的大喊。今天他一如往常的贴在屋顶监视她，却发现莫语柔趁着午膳时偷偷将“风”牵了出来。

她和李伯前几天的对话青儿也听见了，因此他明白莫语柔想做什么，所以他才会没命似地奔回竹院，想及早阻止这桩惨剧！

“她想做什么？”宇文丰不解地问道。

“她想用您驯服‘风’的方式——驯服‘风’。”青儿以为莫语柔不会傻到用这种方法玩命，因而先前他并没有向宇文丰报告她和李伯的谈话内容。

“小鬼！”他脸色微变，青色的身影旋即已飘出竹院。

“希望还来得及。”青儿边祈祷边追过去。

当宇文丰赶到马厩时，什么也没看见，他心中一紧，施展轻功在原野上到处寻找“风”的踪影，并开始扯开喉咙大喊爱马的名字。

“风！”他提气大喊。

奔走了一会儿，他在靠近树林之处隐约看到一匹马的形影。

“风！”宇文丰几个纵身，已经赶到树林，但马背上却空无一人。

他立刻翻身上马，俯身对“风”低语。“带我去找她。”“风”迈开脚步，以疾速向树林深处奔驰而去，直到抵达了小溪边，它才停下来昂首嘶鸣。

宇文丰下马，仔细地找寻莫语柔，最后在溪流的浅滩处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。

莫语柔半个身子泡在水边，脸色惨白，身上有多处擦伤，看起来奄奄一息。

他小心翼翼地抱起莫语柔，伸手探她的鼻息和脉象。

她还活着！

确定了这个事实后，他才放下悬在半空中的心，拉开始检查她的手脚，看是否有骨折的现象。

当他的手摸到左小腿时，怀里的莫语柔忽地痛呼一声，布满痛楚的星

眸亦缓缓睁开。

“我的脚好痛！”她困难地开口。

“别动，我看看。”他以更轻柔的手劲检查她的脚踝。果然是扭到了。

“自作自受！没跌断你的颈子算你运气好。”看她并无大碍后，宇文丰忍不住开始教训她。

“你……”一开口，她全身的骨头好象都要散掉般，疼痛难当。

“受了伤就闭嘴。”宇文丰冷哼，接着随手就要解开她的衣服，检查是否有其他内伤。

“你……你想干什么？”她吓白了脸，放声大喊。

“闭嘴！”他怒瞪她一眼，但仍继续着手边的工作，在解开外衣的同时，他奚落道。

“我对乳臭未干的小鬼——”他忽地住口，因为手摸到了一团软绵绵的东西。

宇文丰铁青着脸低下头，看到她宽大的衣服内穿的竟是姑娘家的贴身亵衣，而他的手正放在她的胸前。

“你到底几岁？”阴霾登时布满了他的俊脸。“十九岁。”她以细不可闻的声音回道。

## 第四章

雾谷的小溪边，除了偶尔飞过树林的鸟儿和潺潺的流水声外，此时可说是安静、尴尬到了极点。

宇文丰不言不语，脸上的红潮一闪而逝，他将莫语柔的外衣重新拉拢，然后将她一把抱起。

如果她尚有其它的内伤，骑马回谷的颠簸只怕会让她的伤更加严重，所以他抱着她，以非常平稳的速度往雾谷的方向走去，“风”则温驯地跟在后头。

“我们不骑‘风’吗？”虽然脸上的晕红未退，身体也痛得厉害，莫语柔还是好奇的开口。

“不要吵！”他冰冷地回道。

“喂！你可不可以友善一点？我是病人耶，而且是拜你的宝贝马所赐，我才会这么可怜的。”她忍不住抱怨起来，这大冰块竟莫名其妙地凶她，连一点起码的怜悯之心都没有。

“容我提醒你，是你不知死活地骑上‘风’，才会落到今天这个下场，并不是别人绑你上去的。”宇文丰淡淡地嘲讽着。

“要不是你逼我离开马房，我也不会冒着生命危险做这种里，说来说去还是你不对！”她马上回嘴。

宇文丰忽然不走了，他低下头望着她，深邃的眼如同古井般深不可测。阳光照射在他的脸上，耀眼得令她睁不开眼。

他忽然一笑，淡淡地问：“当我的书僮真有这么糟？”他的黑眸竟浮现了笑意，甚至还有一点儿的遗憾，面对这样陌生的宇文丰，她竟无法开口回答他的问题。

“也……也不是，总之强迫别人就是不对的。”半晌之后，她才找回自己

的声音。

“下次别再这么做。”他淡淡地吩咐着。

莫语柔倚在他的怀里，感到迷惑不已；他到底是怎样的人？和他说话总是会逼出自己最坏的一面，因为宇文丰冷漠的态度、嘲讽的语气，每每弄得她哭笑不得。

如果他真是冷血动物，他就不会花时间陪伴“风”，好让她可以安全地替“风”刷毛。

如果他真是无情，这段路他大可以骑马回谷，不用亲自抱着她这个马僮，不是吗？而且他步伐是如此地缓慢稳健，仿佛是尽了最大的努力，只为了不震动到她的伤口。

他，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？

宇文丰抱着她回到雾谷时，青儿正一脸焦急地站在马厩前等待，直到看见谷主怀中的莫语柔时他才松了一口气，随即自动将“风”牵回马厩内。

宇文丰不顾众人惊讶的眼光，抱着她直走向自己的竹院。

“你要带我去哪里？”越过他的肩膀，莫语柔只看得出他正往一个陌生的地方走去。

“你需要找一个大夫来看你身上的伤。”他转了个弯，走进一大片竹林中。

“这片竹林看起来好荒凉，怎么可能有大夫？”竹映婆娑影，影入淡烟中，这风景看起来有点儿恐怖，她不自觉地又往宇文丰怀里缩。

他低下头，本想笑她不够风雅，却看见她怕得厉害，一双冷眸不觉再次浮现笑意。

“会住在这里的一定都是怪人。”她下结论。

宇文丰微晒，并不回答她的问题。穿过了一片竹林后，即来到了他所居住的竹院。

他将莫语柔放在床上，淡淡笑道：“这是我住的地方，也是你休养疗伤的地方。”“什么？”她差点咬掉自己的舌头。

贵为一谷之主的他为什么会住在这种地方？她向四周张望了一番，只看到竹制的桌椅，和几副字画而已。

“你真的住在这里？”连她住的莲园都是精雕细凿的楼台庭院，为何主人的居所会这么地——简朴？“我喜欢安静的地方。”他回答。“我去找大夫来，你躺着不要乱动，再跌伤我就不管你了。”“等一等！”她顿时想起有一个不对劲的地方。“我为什么要到你的房间疗伤？谷主。”她对他来说应该只是一个马僮。

“正如你所说的，你是被我的马摔下来的。”“那又如何？”刚才说她活该的也是他啊！真搞不懂他在想什么。

“所以现在你是我的责任。”语毕，宇文丰即转身离开了房间。

“我是他的责任？”她反复咀嚼这句话的涵义，最后对着门口大吼。

“我才不稀罕呢！臭冰块！”莫语柔发怒的原因很简单，当宇文丰说这句话时，他不仅满脸淡漠，语气中更是充满了无奈和不情愿。

自从和他见面开始，她从来没有占过上风，真是气死她了！

“到底是谁受伤了？你自己不就是个大夫吗？”须臾，门外响起了一阵宏亮如钟的嗓音。这声音听起来非常的耳熟，莫语柔探头一看，就看见南雷和宇文丰正一起走进来。

她坐直了身子，开心地想要和南雷打招呼，却看见他拚命地使眼色，她会意地闭上嘴，一双眼仍是好奇地盯着两个人。

“小姑娘，你怎么弄成这副狼狈样的？”南雷一手搭上她的手腕，认真地把脉，胖胖的脸上堆满了和气的笑容。

“我从马上摔下来了。”莫语柔不好意思地说着。

“怎么这么不小心？”南雷轻斥，像是教训自己的孩子一样。

对于南雷异样亲切的举动，宇文丰疑惑地皱起眉头。

南雷快速地检查了一遍，发现她只是脚踝扭伤，其它并无大碍。这时忽然心生一计，他贼贼地笑了。

“你先休息一下，我和谷主有事要谈。”他宠溺地拍拍她的肩，然后和宇文丰走出了房间。

“如何？”宇文丰问。

“外伤只有脚踝扭到，这是小事，问题是她的呼吸略显急促，不知道是不是伤了肺部？也或许是她跌倒时伤了肋骨，若是这样就很严重了。”“那检查的结果是怎样？”宇文丰一凛，脸上多了丝焦虑。

“你知道老爹我只擅长解毒及开药方，这种接骨手法你比我还高明，当然是由你检查、由你治疗啦！”南雷觉得自己实在是太聪明了，宇文丰如果“亲手”治疗她，就必须对她负责了。

宇文丰的脸冷到了极点，他当然知道南雷在打什么主意，但是如果他所言为真，在雾谷中唯一有接骨能力的，也只有他自己了。

“你最好不要骗我。”他冷冷地警告着，随即再次进入房间，关起了房门。

南雷露出诡异的一笑，招了招手，藏在竹院外的其余三人立即走过来。

南雷迅速地将情况解释了一遍，四个人会心一笑，心里打着相同的主意等宇文丰走出房门时，非要他对语柔丫头负责不可！

房内，莫语柔对去而复返的宇文丰皱眉，因为他的脸绷得死紧，活像个报丧的人。

“喂！我只是扭伤脚，又不是大限将至，你不要摆那种脸给我看，触我眉头，好吗？”她先声夺人的臭骂他一顿。

“你是个麻烦。”他坐到床沿叹道。

“你才是个讨厌鬼，我哪里麻烦了？”宇文丰盯着她胀红的脸，以平静的声音道：“现在我要检查你的肋骨是否断了，你忍着点，可能会有点伤痛。”话一说完，一双手即探向她的衣襟。

“你要做什么？”莫语柔吓得花容失色，紧紧抓住自己的衣襟，以惊惧的眼光瞪向他。

“我也是个大夫，现在我要替你检查，不要大呼小叫的。”他以压抑的声音说道。

“检查就检查，为什么要脱衣服？”她又羞又怒。

他长叹一声，知道她一点也不懂肋骨长在哪里。

“肋骨就是你胸前的骨头，我要检查它们是不是断了，就必须……用这个方法。”莫语柔红艳艳的嘴张得更大了，一张俏脸霎时变得火红，她死命地摇头抗拒，以看采花贼的眼光指责他。

“该死！你的命重要，还是世俗的狗屁礼节重要？”宇文丰大吼一声。她绝对有能力逼疯一个圣人。

“礼节和命都很重要。”她小声地回答。她怎可在一个陌生男人面前露出

胸部？她不能违反从小奉行到大的淑女教养。

“你！”他的眼眸射出骇人的火光。

她以为宇文丰会破口大骂，谁知他下一步却是撕下自己的袖子，以布条绑住自己的双眼。

“请你将衣服脱下。”他一字一句都充满压抑的怒火。

“我还是觉得不好……”少女的矜持始终存在。

“莫、语、柔不要考验我的耐性。”她一震，可怜兮兮地脱下了外衣，像个坦然受死的犯人，无限委屈的躺下来。

宇文丰深吸一口气，凭着她的呼吸声猜测她的方位，而后慢慢坐上床沿，一只手探向她……“那是我的肚子。”当宇文丰的手停在她的腹部时，她尴尬万分的开口。

他低咒一声，慢慢地向上移，努力不去想象他所触及的凝脂玉肌，只是专心地检查她的骨头是否有移位。

他的手是灼热的火焰，所到之处皆引起了烫人的热浪，令她全身发红发烫，她动也不敢动，只能闭上眼睛，任由他的大手四处移动。

“没事了！”确定她无异样后，他连忙收手，随即站起身，背对着她，给她时间着衣。

宇文丰背着她解下了布条，他还记得她皮肤细腻的触感……他举起自己的手，发现竟然还有些颤抖。

他今年二十七岁，在十岁那年父母双亡后，他就立誓不要拥有过多的情感，感情过多的人通常脆弱，他告诉自己，身为雾谷的主人是不需要情感的。

这些年他一直是如此，冷漠、严肃已经成了习惯，直到碰见了莫语柔，一个莫名其妙出现在雾谷的小丫头。

他一直以为她是和青儿一样大小的娃儿，他欣赏她的傲气和顽固，和她打赌也纯粹是为了好玩，直到她倒在小溪边奄奄一息时，他才发现自己的确关心她。

最讽刺的是，她并不是一个小丫头，而是一个十九岁的姑娘家，他看了她的身子，也摸了她的身子，即使是为了救人，他还是踰矩了。

事情演变到这种地步，他只剩一个选择——娶她。

宇文丰听到细微的啜泣声，本能地回头探视。莫语柔已经穿好了衣服，但背对着他，肩膀上下地抽动着。

她哭了？宇文丰眉头一紧，她从马上摔下来时没哭，和他几番斗嘴，即使气得面红耳赤，她还是没哭，现在却哭了，为什么？难道是她伤口疼了？

“你的伤口很疼吗？”他探向她的脚踝。

肩膀仍旧抽动着，窝在被子里的头却摇了摇，还把脚踝缩进被子里。

“你到底怎么了？”莫语柔泣声乍停，幽幽地从被子里冒出一句话：“你可不可以让我静一静。”堂堂雾谷之主，就因为她的一句话，而让出了自己的房间，但他还是不明白她因何而哭。

“莫语柔，你家中还有什么亲人？”走到了门边，宇文丰回身问道。他打算择日上门提亲，给她一个交代。

“只有一个远房表姊在京城。”莫语柔声答，续问：“你问这个干什么？”

“上门提亲。”顿时，四个字炸得她一弹而起，几乎不敢相信这是他所说的。她瞪着宇文丰，仿佛在看一只三头怪兽。

“你……你刚才说什么？”她以为那只是受伤后的幻觉，因为绝不会有人用谈论天气的口吻来讨论婚事的。

“我会派人上门提亲。”他还是一脸无所谓的表情。

“我不会嫁给你的！”她咆哮。

“我也不喜欢娶一个泼妇当妻子，但是很遗憾，我们都没得选择。”瞧他一脸忍耐的模样，好似娶她是天大的耻辱，莫语柔拿了枕头就同他扔过去，吼道：“我不会嫁给你的！”“你会。”“啪”一声，他接住了枕头，然后咧嘴一笑，离开了房间。

才将门关好，宇文丰一转身就看见高矮胖瘦四大护法，他冷着脸，不悦地道：“你们四个怎么都来了？”“丰小子，我们呢，全都不小心、碰巧听到你们的谈话内容。”东风笑得可乐了。

“那又如何？”这下岂不是称了他们的心？这四个老头子终于替他找到新娘子了。

“基本上我们是很赞成啦！”西火笑得十分诡异。

“但是呢……有一个小问题。”南雷接道。

“这个小问题呢，说大不大，说小也不小。”北电兴奋地挥动细如枯枝的手。

“到底是什么？”宇文丰闷声问道。

“她是我们带回来的那个姑娘。”东风眯起双眼，并以手肘轻敲其余的人。

四个老人极有默契地同时开口：“她是浩小子的新娘！”宇文丰沉重的呼吸声是唯一的声响。

四大护法缩成一团，就怕他在震怒中将他们击毙。

所谓不叫的狗才是会咬人的，平常宇文丰是个冷静自制的人，但是从来没人看过他真正发火的样子。

他们这一次可能玩得太过火了。

“你们是故意的。”他的眼光冷冷地射向四人。

“这……我们也不晓得事情会发展成这样。”东风扯谎道，有点心虚地低头。

宇文丰铁青着脸，不由得想起莫语柔刚才拒婚时的坚决，原来她心里早已有入，而且还是自己的同胞兄弟——宇文浩！

他不由得又想起四老说过的话；她被宇文浩所救，意图以身相许，被拒绝后还企图自尽，难道说她真的对浩死心塌地，甚至不惜以死明志吗？命运真的对他开了一个恶劣的玩笑！

他首次动心的对象，竟是他兄弟的女人？心头突地涌起的苦涩，使他无法面对任何人，现在他只想找一个没人的地方，好好地把一切弄清楚。

“失陪了！”他神情狼狈地纵身离去。

“看来丰小子真的动心了！”西火张大了嘴，不敢相信他们真的成功了。

“我从来没看他这么失意过。”东风始终是最疼爱宇文丰的人，看他如此失意，觉得他们真的是玩得太过分了。

谎言像雪球般越滚越大，确定了宇文丰的真心后，他们却又不知道该如何玩下去。

“嘿！老爹们，你们怎么全都在这里？”忽地一阵爽朗的男音传来，令四个老人急忙回头。

只见竹院外站着一个人高大俊朗的男子，嘴角噙着笑意，俊脸中带着狂

狷不驯的潇洒，正是宇文浩。

“浩小子，你回来了！”西火像看到佛祖显灵似的狂喜不已，连忙冲过去抱住他。

“浩小子！现在你是唯一的希望了！”宇文浩瞬间被四个老人牢牢地抱住，只见他们一把鼻涕、一把眼泪的嚎陶大哭起来。

“喂！干什么？我不过才离开一个月而已，这么想念我啊！”宇文浩笑问。

“浩小子，我们闯祸了！”南雷扯着他的衣袖道。

“只有你能帮我们……”东风老泪纵横的喊着。

“你们，该不是惹到老大了吧？”能让四个老人怕成这样的，也只有大哥宇文丰了。

“我们也是为他好啊！”“可是这次闹大了！”“会被他五马分尸的，我们这一次真的死定了！”四个人边哭边解释，却没有一个人说出重点。

宇文浩叹息，无奈道：“你们不说清楚，我怎么帮忙啊？老爹！”“说来话长——”东风止住泪水，拉着他向外走。“我们回我的地方详谈。”“对！对！这件事不能给太多的人听见。”宇文浩看着他们脸上那种不寻常的表情，心里开始觉得怪怪的，而且有种上了贼船的感觉。

四大护法的字院座落在雾谷西边，此时里头正热闹滚滚。

“你们真的这么做了？”宇文浩听完整件事后，频频摇头，他们四个人真是吃饱了撑着，活得不耐烦了。

“浩小子，你忍心不救我们吗？”北电动之以情。

“嘿！这不关我的事，要耍大哥？我又不是活腻了！”他嘿嘿一笑，决定离开现场，坚决不与他们同流合污。

“让他去吧！搞不好他出门就会撞上丰小子，情场失意的人是很恐怖的，搞不好……唉！”东风唏嘘。

“好歹他是我们把屎把尿把他拉拔大的，真没良心啊！”四个人轮番上阵进行游说计划，过了半晌，宇文浩终于缩回了脚步，但仍旧不转身。

“之所以会这么做，也是为了你好啊，丰小子如果娶了亲，宇文家就有后了你也不会老被我们逼着定下来啊！”四老看他有回头的打算，更是加把劲地说服着。

“你们赢了！”宇文浩最终叹了一口气。四个老人这才露出笑容，他们将宇文浩拉过去，吱吱喳喳的开始计划着……

夜里，宇文浩在凉亭找到了他的大哥。

宇文丰正只身坐在凉亭里，石桌上摆着一壶酒。

他大哥从来不碰酒的，看来老家伙们说对了，他真的对莫语柔动心了。

“大哥！”他走进凉亭，坐了下来。

“你回来了。”他淡淡一扫，举杯向宇文浩敬酒。

“是你捎信叫我回来的，不是吗？”“映晨还好吗？”宇文丰转移话题，问起小妹宇文映晨的近况。

“她呀，都要做母亲的人了，性子还是很倔，我和狄书桓真是伤透脑筋。”

“是吗？”宇文丰淡笑，再次举杯。

宇文浩伸手拿下他的酒杯，认真地道：“大哥，我们是亲兄弟，有什么事不能摊开来说的？”他像是一只闷葫芦，向来只吞进所有人的烦恼，却不

肯泄漏任何一点心事。

他并不是不关心其它人，只是他从不说出来。雾谷的人都敬畏他的淡漠严肃，其实宇文浩知道大哥只是不擅长表达自己的情感。

“我没事。”他语气平静地道。

“你在信中说我有麻烦，是指什么事？”宇文浩一叹，要逼大哥说出内心的话，看来是不可能的了。

“你救了一个姑娘的事，四老没和你说吗？”宇文丰扬眉，神色淡漠地说着。

“说了啊！那又怎么样？”他摆出一副不在乎的脸孔。

“她因你拒婚之事而企图自尽，你竟然无话可说？”他脸上寒光乍现，看来非常危险。

“大哥！出入江湖难免会打抱不平，难不成我救一个就要娶一个？最后我岂不是妻妾成群了！”宇文浩努力做出浪荡子的表情。“那个什么莫语柔，是圆是扁我根本记不住了！”“砰”一声，宇文丰一掌击碎了桌子，满脸肃杀之气。

虽是作戏，宇文浩还是抖了一下，这四个怕死的老家伙，竟找他演这种负心汉的角色，真是倒霉透了！

“你真的不负这个责任？”宇文丰冷冷地问道。

“恕我做不到。”下一秒，他已经被宇文丰提了起来，饱含杀气的寒眸正对上他的双眼。

“大哥，这种事是要你情我愿的，你不可能逼我娶她吧？”“你必须娶她。”宇文丰坚决地说道。

“不、可、能。”宇文浩铁下心肠说道。他不禁为自己的大哥感到心疼，他明明已经喜欢上莫语柔，却为了兄弟之情而退出。

这可能是宇文丰一生中唯一一次可以获得幸福的机会，就算会被大哥打得头破血流，他也要逼出他的真心。

“你为什么不敢承认自己喜欢她？”宇文浩一咬牙，豁出去做地大声吼道。

宇文丰冷凝的脸露出一丝苦涩，而后缓缓地说道：“因为她要的人不是我、是你！”说完后，他松开了宇文浩，重新拾起酒壶，一饮而尽。

宇文浩这时真想痛扁那四个老家伙一顿，一个超级烂透的谎言，竟将两个从来没见过面的人，硬编成了生死相许的烂故事，真是越活越回去了。

“我今晚就走。”宇文浩说道。

“你要去哪？”宇文丰眉头一紧，神色极为不悦。

“回小妹那里。”他开心地笑了。“莫语柔对我只是心存感激，如果你真的要她，就想办法让她忘了我。”“如果她忘不了呢？”“不太可能吧！”宇文浩邪邪一笑。“大哥，这不像你，难道连让一个小姑娘爱上你都做不到？”顿时，风采自信重新回到宇文丰的眼中。

宇文浩安心了，这样子他这个配角也可以功成身退了。

“等映晨生产后，我想该有喜酒可以喝了吧！”宇文浩拱手向兄长辞别，脸上有着诚挚的祝福。

## 第五章

淡云微雨的夜里，宇文丰悄悄地回到竹院，虽然知道莫语柔醒来的机率不大，他还是尽量将脚步声降到最低。

莫语柔睡得很熟；睡梦中，她嫩白的粉颊染着淡淡朱红，樱唇半启，像只小猫咪似的发出细小的呼吸声。

她真的很美，而且有份楚楚动人的柔弱，但这份柔弱只有在她睡着的时候才会显现出来，宇文丰微笑地想着。

其实她是个顽固的女人，不顾生命危险骑上“风”，只为想赢他。

为了浩的拒婚，还激烈的想一死了之。他不明白她这么小的身子，怎么会蕴藏这么丰沛的情感？他被莫语柔深深吸引，当他以为她是个小鬼头时，他就欣赏她的勇气和倔强，后来知道她是个十九岁的姑娘家后，对她的欣赏不但没有减退，反而增加了一些陌生的情愫。

他还不清楚那些陌生的情怀是什么，只确定自己愿意娶她，不单是因为看了她的身子，或她是被浩所遗弃的新娘子，而是她体内潜藏的某种东西，让他想要去了解她，拥有她。

宇文丰伸手轻轻抚摸她的面颊，无限依恋地看着她。无论她心里想的是谁，他还是要娶她，因为莫语柔够特别，特别到他想不顾一切地——占为己有。

第二天早上，莫语柔醒来后，一时之间还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，直到看了周遭简朴的摆设，她才知道自己在宇文丰的房内。

房间门“呀”一声打开，青儿捧着面盆走了进来，他恭敬地将面盆放到床边，转身就要退下。

“等一等！你叫什么名字？”她唤住欲离去的人。

“语柔姑娘，我叫青儿，是谷主的侍童。”“谷主”两字让她怒火中烧，昨天下午他莫名其妙地开口提亲后，他就再也没有出现了。

“他现在在哪？”“谷主的行踪，不是我们下人可以知道的。”青儿恭敬地回答她的问题。

“可不可以麻烦你，告诉他我想见他？”莫语柔僵硬地扯出一个微笑。

宇文丰真是好本事，上至护法四老，下至侍童青儿，对他都是一副又敬又畏的模样，她真不明白，把自己和他人的距离拉得那么开，日子还有什么乐趣可言。

“我会转达的。”青儿还是一副必恭必敬的态度，让她颇不自在。

“谢谢你。”莫语柔梳洗过后，百般无聊地坐在床上，因脚在移动时还是会有酸麻的感觉，所以她只能躺在床上。

“你想见我？”当她无聊到哼着小曲解闷时，他出现了。

“你走路都没有声音的吗？”像猫一样，总有一天会被他吓出病来，她捣着心口不悦地说道。

“有事吗？”他扬眉问道。

“我要在这里待多久？”她还是免得不妥当，若住下来，他们的关系好象会变得非比寻常似的。

“等你可以自己下床的时候。”“那是多久？”她苦着脸问道。真后悔骑上“风”！

“我不知道。”他还是惜字如金。

“你是个大夫，不是吗？”莫语柔眉头一紧，心里暗骂：哪有大夫对病人的问题如此敷衍了事的。

“你没有武功底子，所以我不确定你要多少时间才能完全复原。”“我可以回莲园休养。”非亲非戚地占了别人的房间，她就是觉得不妥。

“你要怎么回去？”他不喜欢莫语柔一再提到离开的事，声音更冷了。

“我……”她顿时收口，总不能叫他抱着她回去吧！

“你不喜欢这里？”他好耐性地问，知道躺在床上的病人脾气都会比较大。

“不是，只是这毕竟是你的房间，我总不能一直占着；况且你是谷主，而我只是一个在马房工作的下人。”“你不用再隐瞒身分了，四老已经告诉我你是谁了。”“喔！”她精神陡然一振，既然他已经知道她是雾谷的客人，应该不会再要她当书僮了吧！

“关于我们先打赌的事——”莫语柔试探地问道。

“你输了，所以必须遵守规矩，不准再到马房去，也不准再接近‘风’。”他警告道。

“为什么？”她垮下脸，虽然被摔得很疼，她还是很想征服“风”。

“下次你说不定会真的摔断腿，我没时间一天到晚看着你，帮你接腿！”一看到她受伤窘困的脸，他就后悔了，他一向实话实说，并没有顾及到她顽强的“自尊”。

“我要休息了。”她闭上眼下逐客令，觉得眼泪又快流出来了。明明知道他嘴巴就是那么恶劣，却还是被刺伤了。

“这是我的房间，记得吗？”又闹别扭了！他叹气。

“是你自己让给我的，记得吗？所以现在是我的房间了！”她偏过头，气得不肯看他。

房间内顿时安静无声，过了许久，莫语柔才转过头，却发现他没有离去，一双眼正似笑非笑地盯着她看。

“你怎么还不走？”她含怒问道。

“你在这个竹院会闷吗？”想来想去，她毕竟是自己未来的娘子，她心情不好，他当然得找点乐子让她消愁解闷。

莫语柔百分之二百肯定他是个怪人；说话刻薄不说，连看脸色也不会，她已经气得不说话了，他还问她闷不闷，真是不识相！

“我可以陪你下棋，或者你想看书？”“我唯一想做的事是骑‘风’”她辛辣地回他一句。

宇文丰扬眉不语，在她以为他要拒绝时，他却走向她，伸手探向她的脚踝。

“还很痛吗？”她摇摇头，心想，他真是一个令人无法预测的怪人。

下一刻，她已经被宇文丰抱在怀里了。

“你要做什么？”她难以置信地问。他们只不过是吵了架，难道他真要摔她泄恨？“你不是想要骑‘风’？”他笑她的大惊小怪。

一直到了马厩，莫语柔才知道他是认真的。

“你真的要让我骑？”她脚伤未愈，再摔下来肯定只剩半条命。

“是！”他将莫语柔轻轻地放在“风”背上，随即翻身上马。

她感觉到他坚实的胸膛，及护在她腰间的修长手臂所传来的体温。调

整好姿势后，宇文丰淡淡笑道：“你准备好了吗？”她仍处在惊讶中，但还是点了点头。

“那我们出发了。”他驱马奔驰，熟练地让“风”奔向原野。

“抓紧！我让你见识一下‘风’的速度。”莫语柔闻言，立即圈住他的腰，下一刻，“风”已如疾箭般飞了出去，它使劲全力向前狂奔。

她只听见呼啸而过的风声，还有宇文丰的心跳声。

像是规律的鼓声，一声声皆抚平了她的不安。

莫语柔不禁抬头看着他，此刻的宇文丰仿佛已与“风”合而为一，他脸上的得意和喜悦之情是她从未见过的，显得那样地耀眼、意气风发。

她知道这样的想法很荒谬，但是此时此刻，她真的很嫉妒“风”，嫉妒它可以让他散发出这样的神采。

“你怎么啦？”察觉到她的沈默，宇文丰随即放慢速度。

她的脸被冷风吹得红扑扑的，表情并不是很开心。

“只是有点累。”她扯谎，总不能说她嫉妒“风”吧！

宇文丰自然地将手覆在她的额际。

“你的身体禁不起劳累，还是回去吧！”他随之策过马头，以平稳的速度驰回雾谷。

“以后我要天天骑‘风’。”她在回程的路上哀求道，她真喜欢这种奔驰的快感。

“心情好多了吗？”他看着她带笑的脸，问道。

“嗯，谢谢你。”她回宇文丰一个灿烂的笑脸，先前的不快已一笔勾销。

回到马厩，宇文丰将她放下，两个仆人立即抬着软椅过来。

宇文丰将她放在软椅内，拍拍她的头，宠溺道：“他们会送你回竹院。”

“你呢？”她忽然有被抛弃的感觉。

“‘风’今天还没有尽兴，我得常它多跑几圈，免得它又发脾气。”他拍拍马颈。

“风”得意的嘶鸣一声。

又是“风”！莫语柔臭着一张脸，又不说话了。

和一匹马吃味可说是无聊至极，但她就是无法克制从内心涌起的酸泡泡。

回到竹院，她看见四大长老并排站着，好象来了好一会儿了，她笑吟吟地招呼着，并移到竹院的凉亭去。

“语柔，你的脚好些了吗？”南雷关心地问。

“只是有点酸痛，应该没什么大碍了。”“对了，丫头，丰小子应该向你提过亲事吧？”东风随即进入主题。昨天他们听见两个人在屋内吵得很厉害，似乎是莫语柔不肯嫁给他，因此一群智囊团又杀了过来。

她俏脸一红，小儿女的娇态尽露无遗。

“那你究竟答应了没？”南雷也想知道她拒绝的原因。

“老爹，谷主为什么要娶我？”这也是她想知道的。

“因为……因为他喜欢你，否则他不会让你去照顾‘风’，也不会将受伤的你带回‘竹院’。”北电分析道，丰小子太过冷静，因此这两项异常行为，都该解释为他真的动心了。

“是吗？我看连‘风’都比我重要。”她冷哼，又想起刚才宇文丰扔下她的情形。

“你是第一个骑上‘风’的人，连丰小子的亲妹子都没骑过呢！”西火也开始游说，现在可是计划的最后一关了，只要她一点头，婚礼就可以举行了。

她是唯一骑上“风”的人！这项事实令她窃喜不已，这是否表示她是不同的？但是——“他昨天或许只是随口说说而已。”“所以你会答应对不对？”西火急忙道。

“他求婚时的态度很勉强，一副很不甘愿的样子。”想到昨天，语柔又有一肚子的人。

“那才不是不甘愿，丰小子天生就是一张惹人生气的脸，他连给我们几个拜寿也是那副脸。”东风急忙解释。

“他说话总是伤人。”缺点一。“他这叫面恶心善，有口无心。”南雷辩解。

“他说话总是冷冰冰的。”缺点二。

“这叫面冷心热。”东风急忙接口。

莫语柔偏头想了想，的确是如此，他虽然都不说话，但的确是在照顾她。

“可是他从来没说过半句讨我欢心的话！”缺点三。

“他……”四个人顿时辞穷，这一点连他们也没谎可圆了，毕竟他们四个年纪都一大把了，至今还没听他说过什么贴心话。

“油嘴滑舌的人不可靠。”东风还是有话可接。

“丈夫还是找稳重的比较好。”西火接口续道。

“谷主回来了！”青儿忽然冲入，打断了这场辩论大会。

“语柔！我们下次再聊，你自己想清楚。”语毕，四个老人急忙从竹院的后门冲出去。

“你怎么坐在这里？待会儿又要着凉了。”刚走进的宇文丰，眉头微蹙地看着她单薄的衣裳。

“我不想那么早回房间。”宇文丰走向前，从袖子中取出一颗形状奇特的果子，它有着淡紫色皮，其中还有一颗颗的种子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她好奇地问道。

“这是雾谷才有的果实，可以止痛。”他轻柔地抬起她的左脚，将果子捏碎，再将汁液抹在她的脚上。

“你刚才去采的？”看着他为她涂抹时，那种不经意流露的温柔，她不禁有些感动。

“果子长在高峰处，只有‘风’才爬得了那么高。”他简单地解释了果子的出处。

这一刻，他所表现出来的温柔体贴，完全掩盖了他的其它缺点。莫语柔温柔地笑了，或许嫁给他不是件那么糟糕的事，她相信只要给宇文丰时间，假以时日，他就会改变的。

然而，他的下一句话，却将她的美梦理得粉碎——“这种果树几年才结一次果，拿来治疗你的扭伤，倒真有些浪费。”他有点遗憾地说道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她的美眸已经喷出怒火。

“把嘴巴张开。”他笑着命令，随即将果肉一瓣瓣的放入她口中，直到她全吃完了，他才笑道：“这个果子可以外敷，亦可以内服，对你的身子有好处。”语毕，他抱起莫语柔，缓缓走向竹院。

“吃了有什么好处？”果肉有点苦涩，不过良药苦口，想必有些功效。

“一则注颜美容，二则清肝降火，都是你需要的。”他不意外地看见她胀

红了脸，接着是一连串的咒骂声，还有许久都不曾在竹院听到的笑声——属于宇文丰式的、特殊而低沉的笑声。

几天后，莫语柔的脚已日渐痊愈。今天，她再也待不住，绕着竹院走了半天，但还是找不着宇文丰。

虽然他性子冷，嘴巴也不会说话，但是见不着他，她心里还是会挂念他。

这几天宇文丰都会带她去骑马，还带她上山崖去采果子，那一颗颗淡紫色的果子，有一个美丽的名字，叫青檎果，宇文丰每天都会采下一颗替她敷在脚上，但是她却拒绝再吃果肉，而且信誓旦旦的说自己绝对是个红颜美人。

宇文丰但笑不答，直到将果肉吃了下去，才告诉她那是强筋补身的果实。

他绝口不提婚事，只是带着她逛遍雾谷，除了偶尔口头上的争执外，他几乎称得上是个温柔的情人。

走了一会儿，莫语柔最后在竹林的一块小平台上找到他。

宇文丰正专注地凝视着地上，她循着他的目光望去，只看到地上排着许多小石子。

“宇文丰，你在做什么？”她好奇地向前，并盯着地上排列成形的石头，她注意到上面刻有许多长短不一的线条。

“卜卦吉凶。”“卜卦？替谁卜卦？”她一直知道宇文丰博学多闻，却不知地也懂阴阳五行之术。

“很多。雾谷的人，远方的弟妹。”他将石子拾起。

“其实你很关心他们对不对？”莫语柔忽然说道。“那为什么不直接表现出你的关心？躲在这里扔石头占卜，谁知道你在想什么？”相处越久，她越了解宇文丰，她知道他只是个外表冷漠、沈默寡言的人。凡事他只看在眼里，却不说出来。

“你不必老摆出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表情嘛！替旁人占卜测吉凶，还不如多找时间关心他们，不管是嘘寒问暖或聊天都好。”她知道雾谷的人都十分敬畏他，尊敬一个人并不是坏事，但若是别人都惧他三分的话，就不是好玩的事了。

她自小生长的欢喜镇，就是热情的城镇，镇民之间总是互相帮助、彼此关心。

“过于关心只会混淆正确的判断能力。”这是他二十几年来坚守的原则。

“他们都是你的亲人、族人，本来就应该关心他们，不是吗？”她不懂得宇文丰的原则。

“旁观者清，当局者迷，唯有置身度外，才能作出最正确的判断。”“这样活着不是很累吗？”她怔怔望着宇文丰，不解他为何为了保持置身事外，而硬将自己和其它人划分开来。

“我已经习惯了。”他淡淡一笑，不解她脸上的同情从何而来？当他懂事以后，他就知道自己总有一天会成为雾谷之主，为此他不断地学习、锻炼自己，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优秀的领导者。这二十年来都是如此，他从来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。

“可是……这样生活太寂寞了！”她忽然流下几滴泪水，着实为他感到难

过。

即使他是一谷之主，即便他位高权重，莫语柔还是替他感到心痛，宇文丰连正常人该有的情绪都舍弃了，他不但不会生活，甚至连感觉都死了。

“你为什么哭了？”他轻轻拭去她脸上的泪痕，这才感觉到她的泪水好烫，彷彿他的心也跟着痛了。

“我只是……不喜欢你这个样子，什么都不说出来，又一副冰冰冷冷的样子，连你在想什么都猜不透。”“你在关心我？”他抬起莫语柔的脸庞，轻轻拭去她的泪痕，淡笑道：“你不但爱生气，连哭起来也这么用力，过多的情绪对身子不好。”“我才不管那么多，想笑的时候笑、想哭就大声哭，每个人都是这样的，才不像你。”她嘴一扁，气道：“真是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心人，替他难过得半死，他还不领情。”“你真的关心我？”一丝希望从他心底窜起，难道她真的忘了宇文浩，开始接受他了？“嗯！虽然你嘴巴坏、心眼也坏，但是我是个不计仇的人，但你不要太得意，我同样也关心四位老爹，毕竟你们都很关心我。”她欲盖弥彰的掩饰着。

“你还是忘不了他吗？”他的黑眸难掩哀伤。

“谁？”她一头雾水。

“你的救命恩人。”他艰难地开口。

“我的救命恩人？我……”她疑惑地开口，却在下一瞬间被他搂住。

宇文丰紧紧地搂着她，彷彿怕失去她似的，他感觉到她沁人的幽香，不禁痛苦的低语：“忘了你是谁，只准你想我，只要现在这一刻就好。”虽然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痛苦，也不明白他话中的意思，但出于直觉，莫语柔还是伸手回拥他，想替他分担一点痛苦。

她心想，这个闷葫芦般的宇文丰，一定被许多心事压得很痛苦，她关心他，她想替他分担一些心事。

“你有心事，可以告诉我。”她热心地道，虽然被他拥抱的感觉很好，但为了回馈他的温柔，她也可以当个好听众。

“不要把事情憋在心里，说出来会比较开心。”她还是一直鼓励他。

宇文丰退开，黯色的瞳孔忽地闪过一丝情欲，毫无预兆的，他低头吻住她的双唇，品尝她柔嫩细软的香甜。

莫语柔的两瓣红唇如同最上等的蜜酒，让他欲罢不能。而由她身上传来的缕缕幽香，更是沁人欲醉，也令他为之疯狂不已。

他将他蛰伏多年的情欲全引爆了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他才不甚情愿的退开。而她双眼迷蒙，樱唇娇饶欲滴，整个人还处在迷惘之中。

“为什么这么做？”她喘息着，还没有恢复过来。

宇文丰吻她？对她做出只有夫妻间才有的亲密举动？而他的气息还留在她身上，温温热热的，几乎令她无法思考。

“因为我想这么做。”他的大掌轻轻掠过她的云鬓，替她拾起头上的落叶。

“我已经派人到京城提亲了。”他说着，独占她的念头越来越强烈。

“你……是认真的？”他只提了那么一次而已，莫语柔还一直以为他在戏弄自己呢！

“你不愿意？”他紧张地看着她。

“也不是……唉呀，你叫我怎么说？”她又羞红了脸，哪有人这样问的，说不愿意是违背良心，但是，她怎么好意思当着他的面允诺，那多难为情呀！

“你终究还是忘不了他！”宇文丰忽然说道，脸上浮现了伤痛的神情。

他定定地望着她，莫语柔被他专注的目光所慑，第一次觉得心慌乱。

“你到底在说什么？”刚才是热情如火，现在又变成初次见面时的淡漠模样，她完全被搞糊涂了。

宇文丰不语。一厢情愿终究落得一场空，他是该醒了！

“你上哪去？”她不敢相信宇文丰竟转身要走。

在他们分享了那么亲密的一个吻之后？他到底是有心还是无情？为什么她初尝情爱滋味，对象竟是一个难以捉摸的隐世大侠？“宇、文、丰！”她又失去控制。如果早在十六岁那年嫁给了隔壁开店铺的小王，她肯定不会像现在这样痛苦。

青色的背影越飘越远，完全没有回头的迹象。

气死人了！他真的就这样丢下她！

她长到十九岁才开始谈情说爱，没想到竟然喜欢上一个乖僻的男人，真是造化弄人。

她喜欢对每一个人微笑，他则整天绷着一张臭脸。

她喜欢热热闹闹、多采多姿的生活，他却喜欢安静无华的简单生活。

月老这次的红线实在是牵得太离谱了，既然恕不了天，她就要改变人！

莫语柔暗自立誓——她一定要将宇文丰调教成一个……会哭会笑的正常人、一个好丈夫

## 第六章

月亮高升时，莫语柔已经快将竹院踩出一个洞来了。晚膳时间她食不下咽，门外一有风吹草动，她立刻就会探头往外看，她在等一个人——自竹林回来后，她一直待在竹院等宇文丰，等他来解释他不合理的举动，以及要他为“不告而别”而道歉，哼！将她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扔下来，实在是不懂得“怜香惜玉”。

她从黄昏一直等到午夜。

即使夜已深了，莫语柔还是决定出去找他。

甫一踏出房门她就看见宇文丰了，他手里正拿着一壶酒，显然才刚从外面回来。

月色中，他的黑眸幽深而神秘。他在看到她时显得有些错愕，目光随即转变成深不见底的黑潭。

“你怎么现在才回来？”莫语柔知道他“惜字如金”，要他主动开口，几乎是不可能的事。

“今晚月色好。”他举起了酒壶，摇一摇，一副漫不经心的模样。

“你……喝了很多酒？”今天晚上，他看起来有点不一样，少了平日的淡漠，却多了分神秘的魅惑。

“你为什么不休息？夜已经深了。”宇文丰平常滴酒不沾，近几天却接二连三的想尝试一醉解千愁的滋味，这全都是为了眼前这个叫莫语柔的女子。

“你这个人……”她咬着下唇，努力抑止怒火，她不懂他为何每次都拨开她伸出的友谊之手。

她深吸一口气，将一切归咎于他是个孤独太久的人；顺了一口气，她

再次开口道：“反正我也睡不着，进屋来，我替你泡一壶热茶解酒。”宇文丰挑起眼，考虑了一会儿，才慢慢地点头。

莫语柔这才开心地笑了，随即转身回房。

“这几天你将房间让给我，晚上你睡哪里？”她开口问道。

“书斋。”“我的伤势已经好得差不多了，明天我就搬回莲园，将房间还给你。”“随便你。”听见她又提起离开之事，宇文丰的心情更加恶劣了。

“你的茶！”她气恼地将茶水递给他。他的对话似乎永远不超过十个字，真是气死人了。

宇文丰并没有接过茶，他只是拿起酒壶，将酒一饮而尽。

看到他这个样子，语柔忽然觉得心疼不已；一个说不出自己心事的人一定很痛苦，她真的好想帮他，见他藉酒浇愁，她的心亦跟着消沈了下去。

“不要再喝了！”她冲动地抢下他的酒壶。

宇文丰反手扣住她的手腕，一双黑眸直盯着她瞧。

“宇文丰，你到底怎么了？”她的语气透着几许凄苦。

“不要关心我，如果我不是你心里的那个人。”“你为什么老说一些我不懂的事？”她又好气又好笑，这是他最像“心事”的一句话，可是她却听不懂。

他并没有听到莫语柔的话，过多的酒让他视线模糊，迷乱中他依稀见到莫语柔娇美的脸庞，这个让他意乱情迷的女子……他想拥有她，这是他生平第一次有如此强烈的渴望，但是莫语柔爱的是宇文浩，如果他强迫语柔，只会让她不快活。他做不出伤害她的事，只能将满腔爱火深藏心中，独自煎熬……“宇文丰。”她小声地唤着。

他趴在桌上，语柔轻轻推了他一下，他还是没醒，只是咕哝了一声。

“这下可好了。”她皱起小脸，本来想帮他解决心事的，没想到他却睡着了。

将他唤醒似乎有些残忍，她也不以为宇文丰有力气走回书斋，她看了眼桌子和床铺间的距离，嗯，短短的五、六步，她应该扶得动他。

莫语柔弯下身子，努力撑起他的手臂，想将他的手挂到自己的肩上。

“宇文丰，站好！”奋战中，他微微睁开双眼，莫语柔乘机在他耳边命令道。

即使他醉了，身体的本能仍在，他缓慢地站了起来，半眯的双眼瞄到了正前方的床铺，他毫不犹豫地就向前走，只想早点爬上床去睡觉。

“等……等一下啦！”莫语柔急呼。

但已来不及了！宇文丰一只手臂勾着她的肩膀，以极快的速度向床直奔而去，本来想扶他上床的莫语柔，现在反倒成了他身体的一部分，只能不由自主地被拖着走。

“砰”一声，宇文丰将自己扔上床铺，莫语柔则被他压在身下。

“宇文丰……你醒一醒！喂！”她羞红着脸唤道。

他动也不动，开始发出平稳的呼吸声。

现在该怎么办？她用尽力气推他，仍然推不开他的身子。

忽然间，宇文丰动了下，但也只是想找一个比较舒服的姿势，他一只手横放在她的腰际，头则钻进她滑嫩的肩颈之间，完全将她当成一床好被。

莫语柔忽然觉得有些好笑，她甚至开始期待见到明早宇文丰醒来时的表情；面无表情的他脸红起来一定很好玩，就像他在替她检查胸骨时一样。

既然已经认定要嫁给他了，身体他被他“检查”过，她已经没有先前的不安，倒是想趁他熟睡时，偷偷研究未来夫君的长相。

他真是一个好看的人；上扬的剑眉、挺直的鼻子、厚薄适中的双唇，令她不由自主地想起竹林中的那个吻。

睡着的宇文丰没有平时的淡漠，也没有慑人的威严，看起来好象年轻了好几岁。她轻轻抬起没有被压住的右手，有些怜惜地轻抚着他微蹙的眉，怎地他睡着了仍是心事重重呢？“你知道吗？我愿意做你的妻子，愿意听你的心事，愿意让你快乐。那你呢？是不是愿意改掉你的冷漠，让我成为你的妻子？”莫语柔很小声地问，嘴角不觉溢出一抹温柔的笑容，而后她收回手，同他温热的身子贴近了数吋，慢慢地闭上了双眼。

宇文丰睁开眼的刹那差点跌下床去！

莫语柔为什么会和他“同床共枕”？他脸色难看地回忆起昨夜的一切；他独自一个人在竹林里喝酒，回竹院时遇到她，她泡了一壶热茶，然后……然后呢？中间一定发生了什么事，否则她怎么可能躺在他的床上？宿醉加上这一项令人震惊的事实，令宇文丰头疼不已！

他酒醉后，到底有没有做出踰矩之事？莫语柔和他都是和着外衣而睡，看来应该没事……但如果他真的轻薄了她，又怎么对得起她？“语柔姑娘！语柔姑娘，有你的访客！”仿佛嫌他的烦恼不够多似的，青儿愉悦的声音正巧自门外容起。

“啪”一声，门打开了！

他正想开口怒斥青儿的莽撞，却发现他身后站了一票人；其中有一个笑吟吟的年轻姑娘，她身后是四大护法，旁边则有一个素未谋面的老婆婆。

该死的一团混乱！

此时，他身边的人儿动了动，而后睁开了她美丽的明眸。她有些羞涩地对他微微一笑，随即坐了起来。

门外“哗”地响起了惊天动地的叫声，除了四老外，整个雾谷没人发得出那种介于尖叫和快乐之间的奇怪声音。

“把门关上。”他冷冷地瞥向祸首——青儿。

然后，他将视线调到身旁的莫语柔身上，发现刚睡醒的她更美了；两颊的晕红将她绝色的脸衬得娇艳，清灵的脸上只有纯洁无辜的笑靥。

“什么事也没发生，你只是酒醉了，拿我当了一夜的枕头而已。”她轻声解释着。

要不是太了解他，她才不会费劲来解释这些呢；想她一个黄花大闺女，不但牺牲自己陪了他一夜，还要接受他谴责的眼光，一副她占了便宜似的，真是不知好歹的家伙！

“好啦！解释清楚了，我要出去见客人了。”她下床，却发现他还是一脸的凝重。

“她们是谁？”“黎婉儿，我的救命恩人。”她笑着回答。

“你的救命恩人？”他一怔，有点迷惑了。

“噢！四位老爹没告诉你吗？我被‘野鹰寨’的人抢亲，就是婉儿救我的，也是她托付四位老爹照顾我的。”“那我的二弟是什么时候救过你？”他似乎明白了什么，但仍想再求证一次。

“你的二弟？他是谁？我们见过吗？”“宇文浩，你不认识他？”真相逐

渐明朗，他的怒气已经在囤积了。

“不认识啊！”“语柔，”他唤住正要踏出门的她，轻声道。“先让我见他们一面——单独的。”“为什么？”她不甚甘愿地反问。

意外地，他笑了，那是一种心满意足的笑容。

“听我的话。”宇文丰眼中柔光乍现，他第一次用这种温和又带宠溺的眼光看她。

面对这样的宇文丰，她无法说出拒绝的话，只能红着一张脸点头，不再与他争辩。

“这才是好姑娘。”他轻笑出声，随即大步走出房间。

雾谷的大厅，在宇文丰走进的刹那变得寂静无声。

他坐在自己的位置上，居高临下地瞪着缩成一团的四大长老。

“你就是雾谷的主人？”反倒是一旁的老婆婆率先开口了。“婉儿，去试试他的身手，看雾谷的主子是不是真有些本事，还是在江湖上胡吹大气！”婆婆！咱们来者是客，这样子不妥吧！”名唤婉儿的少女十分为难，蹙紧了两道浓眉。

“叫你动手就动手，难不成要婆婆出手？”“谷主得罪了。”少女微一拱手，一飘身已经拟指成爪，飞身攻向宇文丰的头顶罩门。

宇文丰头一偏，避开了头顶的危机，旋即双腿一踢，攻向她的下盘，左右手亦同时出招，化解她的招式。

“流虹妹子，咱们才见面，你又何必……”东风无奈道。

“哼！我倒要看看是谁教出来的徒儿强！婉儿，快攻。”婆婆提气喝道，少女无奈，只好使出看门本领——纤云指。

她十指所到之处，如行云流水般的曼妙，却又夹着劲风，连连攻向宇文丰的四肢。

宇文丰并无伤她之意，毕竟黎婉儿曾救过莫语柔，再者她并无杀意，看来只是被迫出招而已。

他身形快速移动，接着虚晃一招，右手高举，直望婉儿的天灵盖，在众人惊呼之余，他已飞身一跃，手边霎时多了柄长剑，剑尖直指着婆婆。

“你到底是谁？”他冷冷地问道。

婆婆转头看向四大长老，目光含怒，忽然哇一声哭了出来，怒斥道：“你们几个还是这般没良心，净会看着旁人欺负我？我……我真是看错你们了！”“丰小子！快收手。”东风喊道。

宇文丰轻轻拈起一个剑花，随即将长剑收到袖子里。

他转身走向座位，身后的四老已经一拥上前，围在婆婆身边，又是惶恐，又是无奈地陪罪。

“流虹妹子，别哭了！”“是啊！我叫那个小子来陪不是，好不好？”宇文丰不动声色地看着他们四个又是陪罪又是讨饶的模样，看来他们和老婆婆是旧识。

接着，他将视线掉回眼前的黎婉儿身上。

“谷主的武功好生了得，我真是大开眼界。”黎婉儿称赞道，她闯荡江湖已有好一段日子，他是第一个一出招就破解她看门本领的高手。

“是你救了语柔？”因黎婉儿对莫语柔有救命之情，所以他对婉儿的态度自是不同。

“是啊！你该谢我成就了一桩好姻缘。”她笑嘻嘻地道；没想到她此番前来探望莫语柔，正巧撞见了有趣的一幕。

“姑娘这次前来雾谷，只为探访？”他现在已经确定这全是四老在作弄他，这笔帐是一定要算的，不过，知道莫语柔的心里从来没有别人后，他的心情变得相当的好。

“你打算娶语柔姊姊？”黎婉儿明眸流转，看来有些刁钻。

“有话可以直说，婉儿姑娘。”他不动声色。

黎婉儿格格一笑，飞身跃向他身旁，坐在他身边的小茶几上，小声地说道：“既然谷主要照顾语柔姊姊，我也可以卸下这个责任了，你知道，这一个月来我密切注意野鹰寨的一切，他们虽然没有行动，可是对于寨主夫人被抢一事，始终耿耿于怀。”“他们打算怎么做？”“雾谷名气大，所以他们不敢直接找上门，但是他们也在试探雾谷的人对于挑衅有何反应，最近不时有人搔扰欢喜镇的百姓，有些被我处理掉了，但是扰乱镇民之事，总需有个了结。”“你要我怎么做？”“我说过了，语柔姊姊既已纳入你雾谷之下，她的镇民自然也算是你的姻亲，你总不会坐视不管吧！只要你到欢喜镇露个脸，抓几个小贼杀鸡儆猴一番，野鹰寨自会知难而退。”她抚掌一笑，庆幸自己终于卸下了重任。

“我会处理的，谢谢你。”他淡淡一笑。

“那我去瞧瞧语柔姊姊，失陪了。”她明眸流转，整个人充满活泼的朝气，令他不由自主地想到宇文映晨，他的小妹也是这般俏皮，只不过眉目间少了黎婉儿的刁钻和邪气。

宇文丰再度将视线掉回大厅的长辈们，五个老人家似乎已经恢复和气，婆婆一脸的春花笑靥，看得出年轻时必定是个美人胚子。

“丰小子，这是我们兄弟的师妹，上官流虹。”东风开心地向宇文丰介绍身旁之人。宇文丰一直以为四大护法自出生便待在雾谷，不知道他们还有个师妹，看四老对她又爱又怕的神情，着实觉得有趣。

“上官前辈。”他微微拱手请安。

“这还差不多，刚才还拿柄剑指着我，以下犯上是重罪，你知道吗？”她冷笑一声。

“师妹，算了啦！卖我们一个面子嘛！”西火哀求道。

“不知前辈来雾谷有何贵事？”想她年纪已经不小了，脾气却仍如此刁蛮，不过念在她是四老的师妹下，宇文丰也不以为意了。

“要不是我徒儿救了个什么姑娘，婆婆我才懒得走这一趟，又是山路又是大雾的，累死我了。”“流虹妹子，既然来了，就留下吧！咱们好久没聚聚了。”南雷陪笑道。

“呸！躲了我几十年了，现在相聚有什么意思。”她眼眶又转红了。

看样子他们需要更多的时间相处。宇文丰起身离开，在经过四老时，他停住脚步，冷哼道：“浩的新娘？你们四个好本事啊！”满意地看着他们四个白着脸、有苦难言的窘态，他才带笑离去。

竹院内，黎婉儿和莫语柔聊得十分开心。

“语柔姊姊，你真的要嫁给宇文谷主？他武功高，长得也俊，不过却冷冰冰的，一点人气也没有。”黎婉儿微蹙眉头。

“他只是不爱说话罢了，但对我很好。”莫语柔温柔一笑。

“要是我，就会放些‘快乐粉’在他身上。”黎婉儿忽然笑咪咪地开口。

“快乐粉？”难道世上真有这种让人开心的药？“那是我研制的一种药，只要一沾上身，就会发笑，笑到全身发红，像煮熟的虾子一样，很好玩的。”黎婉儿格格笑道，随即将手伸进腰带取出一小包药粉，说道：“你拿去放在谷主身上，一定有趣极了？”“这可不是闹着玩的，笑到全身发红，那不是很难受吗？”莫语柔脸色转白，不晓得黎婉儿这么爱整人。

“姊姊别担心，我的药都死不了人的，只是专门拿来治一些恶人。”“你这次来打算待多久？”“我是来参加姊姊的喜宴，看完热闹就走，我喜欢看你披嫁衣的模样，定好看极了！”“真多亏了你的好奇心，才救了我一命。”莫语柔想到当时的情景，还是心有余悸。

她那时手脚全被绑住，坐在花轿里动弹不得，幸亏遇上了路过的黎婉儿，她一时好奇想看看新媳妇是美是丑，便执意掀开布帘，就这样误打误撞的救了她。

“这次你是心甘情愿的当新娘，一定会比上次更美。”黎婉儿眉开眼笑，小女孩的性子显露无遗。

“以后你也会被上嫁衣，当一个美丽的新娘。”她站起身替婉儿整理发辫，她的头发乌黑细软，还带有檀木的香气。

“我才不想嫁人呢！我要在江湖里闯出一个名号来，那才神气呢！”莫语柔但笑不语，对于什么武林、江湖之事她一概不知，也不打算知道。

“姊姊日后当了雾谷的谷主夫人，那才威风呢！到时候谁见了你不是乖乖低头。”“是吗？我倒没想这么多。”她只是单纯的受宇文丰吸引，愿意与他共度一生罢了。

“那我怎么不见你对我低头？”闻声走进的宇文丰，进来时，他正巧听到最后一句，因而回了婉儿一句。

“我算是媒人婆耶！哪个敢叫我低头？”她嚣张得很。

“你们聊完了吗？”他看向莫语柔。

“我和语柔姊姊正聊到婚礼的事，我这个媒人千里迢迢赶来雾谷，就是想讨杯喜酒喝哩！”黎婉儿笑咪咪地开口，她的话让莫语柔染红了双颊，害羞不已。

“所谓择期不如撞日，就今晚成亲如何？”黎婉儿语出惊人。

明朝之时民风已开，再加上黎婉儿乃江湖中人，向来不拘小节，她一心想见莫语柔作新娘的模样，因此也不管旁人的想法。

“可是……我都还没准备呢！”莫语柔面红耳赤地道。

“语柔姊姊来雾谷的路上，我和婆婆早就打理好一切了，此时雾谷大厅已摆着两口箱子，婆婆代表姊姊你的亲人，你只管安心做新娘子就好了。”她的话让宇文丰觉得好笑，心想这对师徒果真霸道得可以，竟抬了两口箱子来逼亲。

“谷主，你觉得这个法子好不好？”黎婉儿踱到宇文丰身旁。

“如果你上雾谷，发现我并不打算娶你的语柔姊姊呢？”他好奇地问道。

“那就比较复杂了。”她想了一会儿，随即笑开了脸。“幸好你已经打算娶语柔姊姊了，如此婆婆就不用使出最后的法宝了。”“什么是最后的法宝？”“婆婆有点固执，如果搬来了嫁衣而没有新娘，她可能会自己披上嫁衣，要四个老爹扮新郎官过过瘾，哦！一个娘子四个夫君，而且都是白发苍苍之人，我真不敢观礼！”黎婉儿撇嘴，想象那个恐怖的画面。

而后，婉儿庆幸地拍拍自己的胸膛，对他笑道：“总之，你的决定作对了！”宇文丰不语，上官流虹和黎婉儿是他所见过行事最为乖张、言行举止最为怪异的人。

“你先离开吧！我有事要和语柔说。”黎婉儿离去后，他关上了房门，转过身子看向莫语柔。

“我本来是想再等些时候的。”宇文丰走到她面前低声道，怕莫语柔觉得今晚成婚太过草率。

她的脸越来越红，半是害羞半是喜悦。

“今晚成亲会不会太草率？”他低头看莫语柔，想看清楚她是否有丝毫不情愿。

莫语柔心里已经乱成一团；既然已经决定成为他的妻子，什么时候成亲对她来无所谓，但他这种问法叫她好生为难，回答“今晚就成亲”，未免不够矜持，“今晚不成亲”，又不是她的本意。

“这个大木头，一点问话技巧也不懂！”“语柔？”他的语气紧绷，正等待她的回答。

莫语柔抬头，鼓足了勇气看向这个即将托付一生的男子，他眼中的关切让她不再犹豫。

莫语柔深吸一口气，微笑道：“我想由我来穿嫁衣，会比婉儿的婆婆来得好看对不对？”他一呆，而后缓缓扬起了嘴角，满足地道：“我绝对赞同你说的话。”

明月悬空的夜，雾谷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婚礼；照理说谷主大婚，应该要宴请一些江湖侠士，或者至少也要有很多人来观礼才是。

但今晚的婚礼，只有雾谷里的人来观礼。

四大长老和今早才来访的两位贵宾，正大摇大摆地坐上主婚人的位置，高高兴兴地为一对新人证婚。

还未送入洞房时，四老、婆婆和黎婉儿已经醉得东倒西歪了，反倒是新郎官在主持大局，他派人一一将他们抬回屋里，心里庆幸今晚不会有人闹洞房。

带着些许的醉意，宇文丰回到了竹院，轻轻地推开了张贴“喜”字的竹门。

莫语柔正披着凤冠霞帔，安静地坐在床边。

他依照礼节，拿起桌上的杆子，掀起了她的红巾。

在烛光的映照下，莫语柔的脸庞满是霞光，清艳无比。

“你累不累？”替她取下凤冠，宇文丰递给她一杯酒，然后和她手腕交缠，完成饮“交杯酒”的仪式。

“我……我不知道怎么当雾谷的女主人。”即使低着头，语柔仍然感觉得出宇文丰热切的注视，和源源不断传来的热力。

宇文丰没有回答，径自解开床边的布帘，脱下靴子，更脱掉了新郎红袍。

“而且……我一点武功也不会，我想现在学也来不及了……你要做什么？”她察觉宇文丰伸手想解开她的嫁衣，紧张地瞪圆了双眼。

“你的确不是学武功的料。”他轻笑，将莫语柔放倒在床上，随即将自己的身子覆上去。

“这又不是我的错。”他语气中的笑意让她发火，怒气也使他忘记了宇文

丰正不着痕迹地褪去她的外衣。

“我知道。”他的笑意更深了，黑眸里写满情欲。

“其实只要给我机会，或许……”她开始想辩解，谈到一半时，宇文丰已用吻止住了她的问题。

她像个溺水的人，只能紧紧攀住宇文丰的肩膀，闭上眼感受这一波波的热浪；从她的脖子，一直延伸到胸前，由细小的火苗扩展至烈焰，让她的全身上下滚烫不已。

“语柔……”他低唤，望进她因情欲而涣散的双眼。

“你即使不会武功、不会当雾谷的女主人，也都是我所选择的女人。”低下头，他再次覆上她的红唇，索取她甜蜜的气息。

他要让她忘却一切，让她在自己的怀中燃烧……？

## 第七章

天色乍亮，宇文丰就睁开了眼睛，他轻轻地穿上外衣，尽量不发出声音，以免吵醒熟睡中的莫语柔。

沈睡中的她看来十分惹人怜爱，他不由自主地回想起昨夜的缠绵，莫语柔的娇吟细喘，以及她光滑的肌肤贴着他身子的柔嫩触感。

宇文丰坐回床边，有些失神地盯着自己的妻子。

他一向无欲无求，只是尽力让雾谷的人平安过日子，从来没想过要改变什么，也没想过要得到什么。

直到莫语柔成为他的妻子——仅只一夜的缠绵，就让他惊觉自己对未来有不确定的感受。

兀自沈思之中，莫语柔也醒了，她睁开双眼，一张脸在见到他之后迅速转为通红。

“你醒了？”隔着被子，她害羞地问。

身上传来的微微酸痛提醒她，昨夜她已是他的妻子了。

“你再多休息一会儿，我出去走走。”宇文丰说道，而后急忙离开了房间。

对她突如其来的占有欲令他不安，如此在乎一个人到底会造成怎样的结果？他需要好好想一想。

莫语柔则对他的反应感到寒心；她到底做错了什么？经过了昨夜的一切，他们该是一心同体的夫妻才是，为什么宇文丰一大清早就避开她？莫语柔不顾身子的酸痛，迅速梳头整装，打算找宇文丰问个清楚。

姑且不管他是孤僻，抑或对她不满意，宇文丰就是不该掉头就走，这对刚成为他妻子的她是一种侮辱。宇文丰最好有一个合理的解释，否则她将不惜大闹一场！

早晨的竹林笼罩在浓雾之中，莫语柔循着他平常散步的小径走去，在蒙蒙雾色中寻找他的身影。

宇文丰就像平空消失了一般，任她怎么找，就是见不着他的身影。

当她终告放弃、转回竹院时，却意外地见着了身穿大红袍子的东风長老。

“老爹，您早。”莫语柔道声早安，知道他一大早前来必定有事，因此领着他走进竹院。

“嗯……丰小子还没起床？”东风迟疑地问道。“一大清早，他会上哪去？”“我不知道，我在竹林四处找过了，就是不见他的人。”东风陷入沈思，不一会儿抬起头，心疼地道：“莫怪老爹我多事，虽然丰儿是一谷之主，但是对于抒发自己的感情，他还是生嫩得很。”“为什么他会这样子？”莫语柔显得有些激动，她坐直了身子，希望东风能解答她的疑惑。

东风长长叹口气，遗憾地道：“丰儿父母双亡那一年，他才十岁，弟弟妹妹都还小，所以记不住那件事，我们兄弟却忽略了丰儿一直是个早熟的孩子。”“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”她屏住气息。

“当年，我义弟，亦即丰儿的父亲遭人暗算，伤重不治，回到雾谷已是奄奄一息，他将我们四兄弟召至床前，嘱咐我们抚养三兄妹长大成人。”东风眼眶红润，回忆起当年的情景。“他们夫妻向来情深义重，我想义妹尚有幼子待养，应该不至于自尽殉情，没想到……唉！”“她自尽了？莫非是当着……当着宇文丰的面？”她惊呼一声，无法想象当时宇文丰的冲击究竟有多大！

“是！义妹嘱咐完后，即长剑一抹，跟随义弟而去。当时丰儿吓得动也不敢动，连哭声也止住了。”此时，莫语柔已是泪流满面，她也曾经历过丧亲之痛。但那种痛彻心扉的感受，岂是一个小男孩能承受的。

“丰儿不言不语过了三天，直到我们要闭棺立碑时，他才开口，那是我第一次听到一个孩子，用那么没有感情的声音说话，我记得那时他面无表情地说道：‘娘就是感情放得太深了，才会舍不下爹。’他说完那些话后，从此以后就是一个冷淡、有距离的陌生了；他扛起做一个谷主的责任，不苟言笑，没有什么事可以动摇他，即使是亲如手足兄妹，他也鲜少泄漏自己的情绪。”东风泪眼模糊地说道。

“他就这样孤孤单单一个人过了二十年？”莫语柔频频拭泪，为过去的宇文丰心痛、难过。

“是啊！久到他几乎忘了怎么当一个正常人，久到没有一般人的情绪起伏，他一直是十分冷静自制。”“我该怎么帮他？”“语柔丫头，我今天一大早赶过来，就是想找个时间和你私下谈一谈，既然你已经是丰小子的妻子，就该给他点时间，老爹们欣慰他能找到像你这么一位好姑娘，也希望他从此之后能快快乐乐地和你一起过生活。”“我会尽力的。”她笑着点头。

“丰小子是托付终身的好对象，只是他孤单得太久了，我想他只有你能改善他那冰块似的脾气了。”“东风老爹，婆婆和婉儿呢？”她忽然想起：在雾谷作客的两人，想再见她们一面。

“那一老一小没定性，一大早就离开雾谷了！”东风叹道。“好好把握别像老爹们年轻时，尽做些糊涂事。”“什么糊涂事？”她好奇地问道。

在婚礼之前，她听婉儿提到婆婆是四位老爹的师妹，年轻时便分开，至今已长达一甲子，直到最近才重逢。

“那是我们兄弟年轻时做的糊涂里，现在年纪一大把了，也不怕小姑娘你笑话。”东风搔搔头，脸上竟出现了红晕。“她是咱四兄弟的小师妹，是个官家千金，自幼好武，便投入我兄弟的师门，我们是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。”“你们曾为了什么事吵嘴吗？”“倒也不是，总之咱四兄弟全喜欢上她了，她年轻时的样子和你不相上下，虽然脾气又刁钻又倔强，但咱四兄弟还是全陷下去了。”“婆婆喜欢的是哪一位老爹？”“她一直没说，我们兄弟也不敢问，为了怕越缠越糟，我们四兄弟便一起走了，后来闯荡江湖时遇到了丰小

子的爹娘，住进了雾谷，一眨眼已经过了六十年！”“婆婆就这样找了你们六十年？”她真为初次见面的上x流虹心酸，没想到她竟花了半生的时光在寻找她的意中人。

“所以老爹才要提醒你，别让丰儿的行为寒了你的心，他只是需要时间。”

“我知道了。”她微笑道。

东风拍拍她的肩膀，替语柔打气，高大的身子一跃便离开了花园。

语柔坐在椅子上，仔细回想东风所说的一字一句。

她该怎么帮宇文丰敞开心结？沈思之际，她盼了一上午的身影终于走进了房里。

“你去哪里了？”她关切地问道。

“我骑‘风’去溜了几圈。”他回答，忽地察觉莫语柔双眼红润，有哭过的迹象。

“你哭了？为什么？”他走近莫语柔，疑惑地问道。

“没事。”她淡淡地说道。

“我不喜欢你哭。”他忽然说道。

“那就不要随便扔下我，你难道不知道我会害怕吗？”她乘机教训宇文丰。

“你也会有害怕的时候？”他眼中出现一抹笑意。

“你转身就走，让我不知所措，以为自己做了什么惹你不高兴的事，这样胡乱猜测你的心意的感觉很不好。”“那就停止胡思乱想。”他淡笑，伸手将她搂了过来。“想不想回‘欢喜镇’去看看？顺便让我看看你生长的地方。”

“你真的要带我回去？”她又惊又喜。

宇文丰点头，这是经过一番思考后所作出的决定，一来是体贴她想家，二来他也想会一会“野鹰寨”的人，必要时，他会给他们一个警告。

“我们什么时候出发？”她开心地笑了，想起镇上热情友善的镇民，他们应该会让宇文丰更有人味。

“明天一早？好不好？”“骑‘风’去吗？”她一脸期待。

“是的，我们骑‘风’去。”他含笑保证道。

隔天一大早，他们两人便骑着“风”离开了雾谷。

“风”的脚程极快，不到半个月，他们就抵达了“欢喜镇”。

久违重逢的镇民，对这对年轻夫妻报以热情的响应，他们并不知道莫语柔曾经被劫，只道她去远方投靠亲戚。对于她这次带回了一位器宇不凡的夫婿，镇民个个都感到惊奇不已，尤其在得知宇文丰竟是江湖上名气响当当的“雾谷之主”后，个个更是瞪大了双眼，啧啧称奇。

他们对这个特别的谷主有着十足的好奇心，却又畏惧他与生俱来的威严气势及脸上淡漠的神情。

“你实在不该绷着一张脸，看起来好凶。”回到旧居，语柔皱眉道。

“你不要吓坏他们，他们都是看着我长大的镇民们，每个人都很友善，像是那个李大嫂，她是我们镇上最热心的人，镇民有事都是第一个找她帮忙……”她开始滔滔不绝地介绍着，巴不得宇文丰能认识所有的人。

他只是保持微笑，听着他充满活力的妻子不断地说话，对他而言，这已经变成了一种习惯。小镇的生活极有规律，不到两日，宇文丰就摸熟了镇民的日常作息时间，他也乘机观察小镇是否有异样之处，以便调查“野鹰寨”

的行踪。

每天，他都会骑着“风”在镇周遭巡视，直到有一天，他来到镇外的一条小溪休息时，忽然发现水底窜出了几条身影。

他将“风”藏好，不动声色地躲在树林中。

三、四个精壮的汉子自水中站起，身上背着大刀，看来都非善类。

“今天咱们瞒着老大下山，非狠狠捞一笔不可。”其中一人道。

“真不知老大在想什么，搁着‘欢喜镇’的肥羊不杀，竟然放过他们，难道老大真的怕什么‘雾谷’的不成？”其中一人啐道。

宇文丰确定了他们的身分后，再次隐身于岩石之后。

“咱们‘野鹰寨’有上万人之多，哪会怕“雾谷”？真是的，老大自从女人被抢后，整天闷闷不乐的，不如咱们再去‘欢喜镇’抢个压寨夫人回来！”一群人听了吃吃地笑，纷纷上了岸边。

正当他要有所行动时，却听见远处传来了孩童的嬉笑声，声音由远而近，似乎正朝溪边而来。

两个镇上的孩童飞奔而至，他们一前一后地追逐着，身后跟着莫语柔。

宇文丰心中暗叫不妙，正想出手时，一个孩童已经被从旁窜出的山贼高高地举了起来。

“放开他！”莫语柔大叫出声，连忙伸手护住另外一个孩子。

躲在岩石后的宇文丰感到有些为难，要出手解决这批山贼并非难事，只是一来怕无法顾及孩童，二来不愿他们亲眼目睹血腥的场面。

“哟！好标致的娘们！你瞧，是不是和咱们上回抢的那个很像？”其中一个山贼叫嚷。

“没错！没错！这下子老大一定很开心。”莫语柔脸色一白，当下已知道他们是野鹰寨的人。

“大美人，和我们回山上去吃香喝辣的，咱们老大也会疼你的。”拎着孩童的山贼淫笑道。

“放了孩子，我和你们走。”莫语柔当下作了决定，至少也要让两个无辜的孩子脱险，她才能放心。

“行！没问题。”他放下孩子，朝伙伴打了个眼色，示意他过去拉莫语柔。

“请！小美人，咱们寨主在等着呢！”他们嘻笑着，莫语柔硬着头皮，遵从他们的指示而去。

走到一半，忽然听到“噗通”两声，她猛一回头看，只见其中一名山贼将孩童扔进了溪水中。

“你们要做什么？快住手！”她往回疾奔。

“你别走！”其中一人手掌一扬，击昏了莫语柔，然后将她一把抱起，吆喝其他人一起往刚出现的地方潜入。

宇文丰当下窜出，一个纵身即救起水中的两个孩童，并将自己的外袍褪下，紧紧包住两个受惊的孩子。

“别怕，没事了，你们披着这件衣服赶快回家去，我去救语柔回来。”“你真的会去救姊姊？”其中一个男孩哭着道。

“当然，我会带她回来的，乖，快点回去。”他催促着，看着两个小孩跑回小镇的方向，他才放下心。

寻着方才的位置后，他也闭气潜入溪中，既然他们有胆量惹上雾谷，宇文丰就要给他们一个教训！

莫语柔再次醒来时，才发现自己手脚被绑、浑身湿透地被扔在一个漆黑的房间里。

想起了自己身在野鹰寨，她急得都快发疯了。

门外安静无声，她甚至不知道自己晕了多久、现在又是什么时辰。

黑暗中，门“呀”一声再次开启，朦胧中，她只看见一条人影向她走近，而她连尖叫的力气都没有了。

“语柔，你醒着吗？”低沈的男音低声轻唤。

泪水倏然溢出她的眼睛，她不敢相信这是真的。

宇文丰来救她了！

熟悉了黑暗之后，他看到束缚住她的绳子，而后略微运劲扯断绳子，将她一把抱起。

“真的是你……你真的来了……”她又哭又笑，在接触到他温热的胸膛后，才知道这一切并不是幻觉。

“嘘！别哭了，我带你离开这。”他低声安慰。

搂着她，他迅速地穿过一道又一道门。

她只知道他们越走越低，跟着听到了流水声，再来身子已经浸到了水中。

“我……我不会游泳。”她虚弱道。

“我会保护你。这是通往小镇的溪水，我会尽量游快点，你只要紧紧搂着我就可以了。”即使有他的保证，但当水淹到颈部时，她仍是叫了出来。

“语柔！别怕。”他在黑暗中安慰着，并将她牢牢地抱着，而后深吸一口气，遁进了水中。

她只感到呼吸不过来，跟着眼前一黑，失去了知觉。

昏迷中，她听到宇文丰温柔的声音，以及他不断传来的炙热体温，让她感到既安心又温暖。

不再犹豫，语柔睁开了双眼，一打开，就看见宇文丰充满关怀的黑眸正专注地看着她。

“你醒了？觉得如何？”他搭向她的手腕，仔细为她把脉。

“你为什么知道我在那里？”她心有余悸，万万想不到宇文丰竟然救了她。

“我当时在那里。”他淡然回答。

“你也在小溪边？”她瞪大了双眼。

“本来我要出手，但他们将小孩扔入溪水中，我只好先救他们，再潜进山寨救你。”“他们没事？”她呼了一口气，放心地躺回床边，有点顽皮地道：“你无论如何都该先救自己的妻子才是！下次不可以再犯了，知道吗？”听到她又会说笑了，宇文丰也回她一个微笑，才小心翼翼地问道：“你最近是不是觉得身子有点累？”“是啊！你怎么知道？”她偏头问道。

“刚才我为你把脉——”他露出神秘的笑容。“我快要做爹了。”莫语柔张大了嘴，不敢相信这是真的。

宇文丰笑了笑，俯身在她圆张的红唇印下一吻，温柔地道：“咱们该回雾谷了，你的身子已经不适合东奔西跑了。”“可是……可是野鹰寨的人……”她担心那群人去而复返，镇民何辜，何苦要一再受他们的干扰？“他

们不会再扰乱了。”宇文丰已对野鹰寨之人略施处罚，长剑所到之处不是去了手指就是割掉一只耳朵，这些血腥的场面，他是不会描述给他善良的小妻子听的。

“你怎么办到的？他们人那么多！”“事实上，他们一听到我是谁，就不太敢动手了。”这是实话，寨主在看到他瞬间断人手指的剑法，又听到他自报姓名后，就只差没晕死在那里。

“原来你的名字那么好用。”她故意取笑道。宇文丰不顾危险独自救她脱险，她既感动又兴奋，或许他有一点点在乎她了吧！

“你是最棒的谷主。”她漾起一朵迷人的甜笑。“我爱你”后面三个字她很小声地说了，跟着将头埋进他的胸口。

宇文丰没动，只是将她搂得更紧了，他以温柔迷人的嗓音说道。

“我们回家吧！”这虽然不是她想要的响应，但总算是有了进步了。婚后的宇文丰总是对她百依百顺，眼里布满柔情，她相信再过不久，她就会听到她想听的那三个字。

莫语柔倚在他的胸前，笑得既开心又满足，她会每天对他说一遍“我爱你”，让他能早日响应自己的深情。

宇文丰找来一顶舒服的轿子让莫语柔乘坐，自己则骑着“风”，护宝似地护着爱妻回家。

回到雾谷，才出轿子，莫语柔就看见三张陌生的面孔，两男一女。其中一名男子的神韵和宇文丰有些相似，只是多了份狂狷之气；而另一名男子高大结实，有着一双宝蓝色的眼睛；女子看来很年轻，但已做少妇的装扮，她明眸流转，看来全身充满活力，手边还抱着一个婴孩。

当莫语柔在打量众人的同时，他们也在观察着莫语柔；她长得如出水芙蓉，纤细且柔美，但听四老说，她敢对宇文丰又吼又叫，是一个外柔内刚的古典美人。

光是为了她敢对宇文丰吼叫，莫语柔就得到他们的赞赏了，因为能够不被大哥的冰块脸吓到，甚至还敢对他大小声，就是一个奇女子。

“她是莫语柔，你们的大嫂。”宇文丰淡淡地介绍，随即扶着她走进竹院，在经过宇文浩时，他低声道：“浩，你连我也算计在内？一会儿来书房见我。”宇文浩哈哈一笑，故作镇定。

“小哥！大哥好象有点变了。”映晨在观察后作了结语。

“哪有？你没看到他刚才瞪我的样子，还是一样吓人。”宇文映晨俏眼一翻，嗔道：“我说有就是有嘛！他这辈子从没用这么温柔的眼光看过我！亏我还是他的亲妹妹耶！”“那是一个男人看女人的眼光，你不会真要你大哥这样看你吧！映晨？”出声的是狄书桓，亦是宇文映晨的夫婿，他在听到妻子这么说时，心里有些吃味。

“唉哟！我是打个比方嘛，真受不了你们两个迟钝的人。”她冷哼一声，将孩子递给了狄书桓。

“你上哪去？”狄书桓跟在后头。

“当然是去看大嫂，这是女人之间的谈话，你不许跟来。”宇文浩噗哧一声笑出来，不理睬狄书桓杀人的目光，决定还是偷溜为妙。

狄书桓手上的婴儿不知趣的在这时候哭了起来，他浓眉一紧，再也不敢迟疑，立刻抱着孩子去找妈妈。

莫语柔在房间内，远远地就听见外面向起了一阵清脆的女音。

“叫你看一下孩子，怎么你又把他弄哭了？”“我没有啊！”低沉的男音中充满无奈。

莫语柔好奇地走出房门，正巧看到宇文映晨俏脸通红地骂着狄书桓，后者则露出了讨饶的表情。

“真是受不了你。”她从狄书桓的手上接过孩子，奇怪的是，孩子马上就不哭了。

“你这个臭小子，这么小就和爹抢女人！”狄书桓忍不住轻声咒骂着。

“好啦！这么大了还和婴孩计较，真是长不大。”宇文映晨轻笑出声。

狄书桓低头在她耳边低语，又惹得她格格轻笑。

莫语柔识趣地绕路而行，在看到他们两个爱语呢喃的模样后，她忽然很想见到宇文丰，她希望将来自己也能和映晨一样，能不时地听到丈夫的低喃爱语。

她走向书房，正想敲门，却听见了宇文丰和宇文浩的对话。

“结果你还是要了她！”宇文浩笑得很乐，浑然不知门外有人。他继续笑道：“老爹们故意让你替她检查胸骨，就是要让你娶她，没想到你真这么做了。”莫语柔浑身一震！宇文丰是被设计娶她的？不是他自愿的。

接下来的话，她一句也没听进去，悲伤中的她根本无法分辨宇文浩语气中的玩笑成分，更听不出他只是想逼宇文丰说出真心话。

“她既不会武功，也没有半点身手，大哥是谷主，我以为你至少会娶个名门正派的女侠哩！”莫语柔再也站不住身子，游魂似地跌坐在椅子上。

这不是真的！宇文丰是在乎她的，否则他不会独自上野鹰寨救她，不是吗？这些日子他对她呵护备至、柔情万千，他对她是有情的，只是他还还不擅长说甜言蜜语哄她开心，一定是这样子的！

她昏乱地想着，完全没注意到宇文丰已经走出书房，站在她的面前。

“语柔，你身子不舒服吗？脸色怎么这么苍白？”他关心地探向她的额头。

“我有事想问你。”她已经不知道该如何让脑子运转了，只能像个溺水的人，绝望地攀住他。

“你的身子好冰，到底怎么了？”“带我去竹林，我有话要问你。”她幽幽说道。

宇文丰没说什么，只是搂着她往竹林的方向走去。

到了僻静的竹林后，莫语柔倚着他坐下，她深吸一口气，神情复杂地看着他，决定问他一句很重要的话。

一句可以判定她生死的话……

## 第八章

拉着宇文丰的手，将他修长有力的手指轻轻覆在自己的腹部，莫语柔轻柔地开口。

“这里孕育着我们的孩子，若生了男孩，我希望他像你一样强壮俊秀，你说好不好？”宇文丰望着她，不明白她为何会突然这么问。

“你想对未出世的孩儿说话吗？”她笑问。

宇文丰微晒，淡淡说道：“孩子尚未出世，他怎会听得见？傻瓜！”“听得见！”她佯怒，十分坚持自己的看法。

“你拉着我大老远跑来竹林，就为了这个？”他轻轻抽离自己的手，温柔地拂去掉落在她肩上的落叶，轻笑道：“都要做娘的人了，还这么小孩子气！”莫语柔轻掠云鬓，明眸布满柔情，一丝笑意从嘴角扬起，她顽皮地道：“既然你对孩子没话说，那对孩子的娘总有话说吧！”见识了宇文映晨和狄书桓之间的蜜语甜言后，她也想听听宇文丰对她说，就当她是怀孕耍性子也好，总之，她就是想听宇文丰亲口说出一些体贴、窝心的话。

“你想听我说什么？”他双眼一眯，真的不懂她要的是什么。

“一些……一些私底下的话，你心里的话。”她看得出宇文丰是真的不仅，唉！这个迟钝的家伙。

“语柔，你今天到底怎么了？”他疑惑道，但见她乍悲乍喜，忽怒忽笑，弄得他一头雾水。

“就是你对我的感觉啊！”她知道宇文丰对自己很温柔，甚至可以说是求必应，她肯定宇文丰真的爱她，一如她爱他那样的深，可是她想听他亲口说出来。

“我对你的感觉？你是我的妻子，我会照顾你一生一世，你还要我说什么？”他扬眉，一脸的莫名其妙。

“我当然是你的妻子，就像‘风’是你的马一样，你也会照顾它一生一世，难道我和‘风’没有差别吗？”说到这，她又感到愤怒不平了！“风”至少每天还能得到他的拍抚安慰，有时宇文丰甚至还会低下头和“风”说话哩！

难道作为宇文丰的妻子，她真的不如一匹马？“你怎么又扯到‘风’？”他叹气，从“欢喜镇”回来后，他感觉到莫语柔似乎越来越讨厌“风”了。

霎时，莫语柔泪盈于睫，下一刻，泪水已成串滑下脸庞。

“怎么又哭了？”他无奈道，伸手将她搂至胸前，轻柔地帮她拭去泪珠。

“你为什么娶我？”她硬咽道。“我既不会武功，又不是武林中人，你为什么要娶我？”宇文丰一呆，明白她为什么这么反常了，她一定是听到他和宇文浩的谈话了。

“你听到我和浩的谈话了？”他淡笑，知道莫语柔又开始钻牛角尖了。

倚在他胸前的头点了点，莫语柔靠着他，静静汲取他胸膛传递来的温暖。

“浩他是有口无心，你不必认真。”“你究竟为什么娶我？”她抬头，泪盈于眶地看着他。

“你已经是我的妻子了，为什么还要问这个问题，不嫌太迟了吗？”他努力想逗笑她。

“是为了顾及我的名节？”她颤声问道，难道他真是因为她有了身孕，才不得不娶她的？宇文丰并没有回答。她有身孕的事实只是更加强地想得到莫语柔的决心，这多少也有点关联。但是他一个字也没解释，因为知道莫语柔不会喜欢这个答案。

“你为什么不说话？”她感觉到力量正从她的身体逐渐流失，信心也一点一滴地丧失。她真是一个自以为是的傻瓜！他娶她、救她，都只因为那是宇文丰的责任。他一向是个尽责的人，不是吗？她怎么会误以为是宇文丰爱

她？“语柔，你没事吧？”他感觉到她的颤抖，遂关心问道。

她面色惨白，身子已经摇摇欲坠，最后，她再鼓起勇气问道：“你愿意说出对我的感觉吗？像我每晚睡前对你说的那句话，你愿意说给我听吗？”

“你……”他不曾见过这样的莫语柔，她既悲伤又绝望，好象一阵风就可以将她吹倒，这样的她让他既担心又害怕。

“你身子不舒服吗？我扶你回去休息。”宇文丰将她揽进怀里，想给她一些温暖。

“我终于明白了！”她发出一声凄笑，随即推开他。

“语柔？”他不明所以。

“我自始至终都在骗自己，你根本不可能改变，而我竟然以为我可以做到让你开心、让你快乐，我是个大傻瓜。”她抹去泪水，再也无法承受这项事实。

她好爱他，真的好爱；她一直以为只要真心付出一切，宇文丰一定会感受得到，进而回报她的爱。

“你真的无话可说？”她最后再一次地问道。

宇文丰不语，很久以前他就不曾说出自己的心事了，即使莫语柔哭得让他心慌，即使站在面前的是他心爱的妻子，他还是无法说出那些话。

行动胜于言语，他一直笃信这一点。照顾她、呵护她、不顾一切地守着她，这些比虚幻的甜言蜜语实际多了。

他一直以为语柔是个心细的女子，应该感受得到他的真心，他也一直以为她懂，不料今天她却泪流不止，又忽然有此一问，但他真的说不出口啊……“回去吧！起风了。”他伸出自己的手。

“我恨你！”她忽然恨声说道，脸上出现了绝裂的神情。“你让我以为你还有爱人的能力，让我期待总有一天你会给我响应，让我像个傻子一样地期待着……你太过分了！”宇文丰一动也不动地听着她的控诉。

“你为什么上野鹰寨救我？即使我被杀了也好过现在，如果你娶我只是为了责任，我希望从头到尾都没遇见过你。当压寨夫人至少不会像现在这样痛苦，我永远只是单方面的付出，永远在奢望你的响应。但现在我醒了，我再也不要见到你，再也不想听你说话了。”她凄然一笑，而后头也不回地走出竹林，慢慢地消失了踪影。

宇文丰僵硬如石，静静地看着他心爱的女人远离他的视线，走出他的生命……“大嫂呢？”一直守在竹院的宇文映晨惊呼道，她只看见一脸漠然的宇文丰，和紧跟在他身后、喋喋不休的三大护法。

“还说呢！这个小子不知道说了些什么话气走了语柔，小姑娘已经离开雾谷了！”西火咆哮。

“怎么会这样？她独自出谷太危险了！”映晨急道。

“放心，我让北电跟着小姑娘回娘家去了。”东风怒瞪宇文丰一眼，咕哝道：“全天下也就只有语柔姑娘受得了你，现在连她都给你气跑了，以后看谁还要理你！”宇文丰仍是不言不语，一脸冷淡。

“好了！老爹，让我跟大哥谈一谈。”宇文映晨看三老你一句我一句的，恨不得动手捶人的样子，不禁出声为大哥解危。

“交给你了！这个臭冰块，小语柔现在可是有身孕的人，要是她受了什么惊吓，我唯你是问。”东风忍不住再发出一声怒吼，才悻悻然地离去。

宇文映晨叹口气，将失魂落魄的宇文丰拉过来，轻柔地说道：“大哥！

还记得我是京城人人头疼的月才子时，你为了怕我闯祸，故意走漏消息说我是雾谷之人吗？”宇文丰抬眼，不甚有兴趣地听着。

“我以为是小哥想逼得我走投无路，然后再乖乖地回雾谷，我一直以为是小哥做的，没想到却是你。”宇文映晨笑了笑，坐下来继续道：“从小我就尊敬你，哦，不，应该说是怕你，你不常笑，一个眼神就可以让我动弹不得。可是我生病的时候，你却会在床边陪着我，还会说故事哄我睡觉。”她陷入儿时的回忆之中，不觉甜甜一笑。“一直到长大之后我才明白，你从不在言行中表现出关心的样子，知道我贪玩，你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放我出谷；见我胡闹得太厉害，怕我受伤，才会走漏风声想让我有借口回雾谷；即使在慕容山庄，你也是隐身其中，只在必要的时候才出手解危，你这么做到，何苦呢？”“我是你的大哥，理应如此。”他淡然说道。

“其实这与责任无关，你一直就是一个温柔的大哥，只是你什么都不说。”“既然你都懂，我又何必说。”宇文映晨皱眉，无奈道：“大哥！我从小在雾谷长大，直到最近才弄懂你的人，你怎么能期待语柔姊姊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了解你呢？”听到莫语柔的名字，宇文丰浑身一震，脸色顿时转为铁青。

“不管怎么说，都太迟了。”他苦笑，想起她眼眸中的恨意，和语气中的决裂，他知道一切都太迟了。

“为什么？”她不懂了，大嫂一直很爱大哥的，不是吗？“她亲口告诉我——她恨我。”宇文丰苦涩地道。

他的话让宇文映晨张大了嘴巴，吃惊不已。“你说了什么话让语柔姊姊这么生气？”宇文丰略微转述在竹林所发生的一切。

宇文映晨听完后深吸一口气，郑重地说道：“如果书桓敢这样对我，我一定会放火烧了他的船，再偷光他所有的值钱东西，最后再补他一刀。”她决定和大哥说清楚。“你为什么不对语柔姊姊说你在乎她？为什么不说你娶她是因为你爱她？她是你妻子，又怀有你的孩子，你为什么不会学着对她说一些她想听的话？”说完，宇文映晨双手插腰，怒瞪自己的大哥。

“我说不出口。”“大哥！”她大叫一声。“说出语柔姊姊想听的话，她就会回来，这是你唯一的机会。”“她到底想听什么？”宇文映晨气得俏脸发白，再次庆幸狄书桓不是感情如此内敛之人，否则她会吐血身亡。

“我叫书桓帮你！”她拍胸膛保证，打算叫自己的夫君传授几招油嘴滑舌的功夫，好让大哥迎回妻子。

接下来几天，狄书桓被自己的老婆踢出了房门，要他使尽全力传授宇文丰几招“甜言蜜语”的功夫。

狄书桓教得辛苦，宇文丰听得也难受，直到有一天——他将狄书桓扔了出去。

他再也受不了了！

他想念莫语柔的笑声，想念她轻抚发丝时的俏丽模样，想念她甜美的声音，想念她一切的一切……宇文丰虽然还不知道见到莫语柔时该说些什么，但是他渴望见到她，渴望听到她的声音……再度骑上“风”，他头也不回地朝“欢喜镇”的方向前去。

虽然不确定自己能否说出口，但他还是得尝试，因为他知道，自己再也无法度过任何一个没有语柔的夜晚……

## 第九章

终曲欢喜镇的镇口，立着一匹黑色骏马，马背上坐着一个器宇轩昂的男子。他背对着夕阳，红光将他映照得耀眼无比，一人一马恍如天将神兵一样，璀璨夺目。

欢喜镇的镇民像见到老朋友似地一拥而上，一群人兴奋地围着他嘘寒问暖，真诚欢迎他的到来。

“宇文谷主，你是来接语柔回去的？”素有热心肠之称的李大嫂笑开了脸。

“是，如果她还肯给我机会的话。”宇文丰翻身下马，以非常谦卑的语气回答着。

众人惊呼一声，怎地一阵子不见，雾谷谷主就像换了个人似的，以前他老是半天进不出一个字儿来，连表情也是冷得像冬天的冰原一样，怎么现在却转性了？“我就说嘛，夫妻吵架，床头吵床尾合，咱们做丈夫的就要忍着点，顶多被训一顿就算了，对不对啊？”一个满脸胡须的汉子爽快地笑道，他的话惹得镇民们哄堂大笑，宇文丰也扬起了嘴角。

“那你快点去找她吧！别让咱们碍着你。”李大嫂一声令下，人群立刻自动让出一条信道。

“还不是时候。”宇文丰忽然开口，俊脸浮现出一丝窘态。

“怎么啦？小夫妻不是很久没见了？怎地不去见她？语柔一定也很惦记着你。”李大嫂问道。

热情的镇民们因为他的一句话，再度七嘴八舌地讨论起来。

“我是个不擅长表达感情的人，现在去了，也说不出她想听的话，还是等些日子再说吧！”镇民们似懂非懂地点点头，最后还是李大嫂开了口：“既然如此，你今晚可有地方住？”宇文丰摇头，他根本没想到住的问题，现在经他们一提，才发现的确已到了傍晚。

“如果谷主不嫌弃，就住我家吧！”铁匠老林热心地说道。

“谢谢你，那我就叨扰了。”宇文丰牵着“风”，跟着老林的身后走去，忽地又回头对众人道：“我到镇上之事，请各位暂时不要让语柔知道，等我清楚了，自然会去找她。”众人笑着齐点头，开始重新打量这个迥然不同的谷主，虽然他看起来还是很酷、很有距离感，但是他所说的每一句话，在在都显示出他的改变。

他像是一个十多年不曾说话，忽然一开口就说个不停的人。他的冷漠像碎掉的冰块一样迅速剥落，逐渐地露出了他真正的性情。

虽然不知道原因，但是每个镇民都为他的改变感到欢喜不已。

小镇的生活极为规律，在林伯伯家吃了晚膳后，林伯伯一家人也准备就寝了。

宇文丰却是辗转难眠，最后，他决定出去走一走。俐落地开启窗户，他施展轻功窜出了林家。

在月明星稀的夜色中，他很自然地走向语柔的家。

屋内仍留有一盏烛火，他屏息地贴向窗口，寻找着她的影子。

在晕黄的灯光下，他看见莫语柔了。

她正坐在椅子上，温柔地哼着小曲，双手极为轻柔地拍着隆起的肚子。

宇文丰的呼吸一窒，眼眶不自觉地湿润了。他到底是个怎么样的男人？！他的妻子怀有身孕，在最需要他的时候，他却只能躲在窗外，近乎贪婪地用目光爱着她。

他没有踏进屋内的勇气。

他的语柔，集热情与美丽于一身的女子，一个全心全意地爱着他的妻子，他却伤透了她的心。

屋内的语柔浑然不觉有人在注视她，一只手仍然轻柔地放在肚子上，非常温柔地对她体内的孩子说话：“今天是第七天了，你的爹爹还是没有来，不过你别伤心，他的顽固脾气不是一、两天就改得过来的，我相信他迟早会来的，我们要有耐心一点，好吗？”宇文丰一凛。她一直在等他吗？才想着，注意力又被她接下来的话语吸引住了——“你体内流着一半你那个顽固爹爹的血，为了预防你以后和他一样糟糕，娘决定每天陪你说话，不管是喜、是悲，娘都会一件一件地说给你听。”她沈思了一会儿，而后唇边漾出一朵笑靥。“其实我又怎么能怪你爹呢？我自己的脾气也不好。我知道他是爱我的，但我气他什么都不说，宝宝，你以后可要记得喔，将心情和所爱的人一起分享是一件最幸福的事了！不像你爹，他总是什么都不说，连哄我开心也不会，你说，这是不是很糟糕？”语柔伸手抹去眼泪，又继续说道：“爱他真的好辛苦，他沈默时我总会胡思乱想，想到最后就会钻牛角尖，可是他还是像个蛤蚌，无论如何就是不肯多说一句话。”宇文丰听得痴了，动也不敢动一下。

屋内，语柔仍然继续说道：“东风老爹，也就是你爹的伯父，他告诉过我，你爹小时因为亲眼目睹父母双亡，所以决定封闭自己，不允许自己拥有太多的感情，我听到后就哭了，原来他并不是天生如此，而是害怕受伤。从那一刻起，我就更爱你爹了。一直以来，我都试着想教他笑，教他有正常人的情绪，我要让当年那个悲伤的小男孩忘了过去，我真的试了。”莫语柔靠回椅背，幽幽地叹了一口气。“我一直以为我的爱可以改变他……你说娘是不是太天真了？我脾气不好，明知道他不擅长表达自己的感情，却老逼着他说出我想听的话。”她目光忽然移向窗外，有一刹那，宇文丰几乎以为她看见他了，但是她却又将视线移回手上，再次开始自言自语。

“如果你出生时，爹没有在你身边，那都是娘的错。他一定以为我恨他，因为是我这个笨蛋亲口告诉他的，我叫他走，说我永远不要再见他，说我再也不想听到他说的话……娘很傻，对不对？他是一个这么骄傲的人，我这么做一定让他很难过。他不会来的，因为我的话是那么伤人。”“如果他肯开口，无论他说什么我都会听，我不会计较他不懂得甜言蜜语，也不会计较他不懂得哄我开心，只要他肯来，我不介意他保持沈默，只要他肯搂着我，像以前一样温柔地看着我，那我就满足了……”说到这，她再也忍不住徘徊在眼眶的泪水，弯下腰，哭得肝肠寸断。是她自己不知足，才会伤害了宇文丰，毁了他们的爱，一切都来不及了……她哭得浑然忘我，丝毫没有注意到有一道黑影走进了房内。

一双温暖的手轻轻地抚上她的肩头，莫语柔一惊，猛一抬头，泪眼中，她看到一个不可能出现的身影。

宇文丰并没有开口，只是不停地拭去她的泪滴，唇边始终漾着一抹温柔的笑。

他真的来了？莫语柔猛眨眼，想确定这是否为幻觉。

“你……你为什么现在才来？”确定来人真是夫君后，她忍不住哭着枕

他的胸膛。

宇文丰任由她尽情发泄，只将她牢牢地搂住，苦涩地说道：“因为我以为你恨我。”她闻言，哭得更大声了，但仍是不住地用手捶他。宇文丰怕她伤了自己，便将她双手扣住，搂着她坐下。

他轻抚着她搐动的肩膀，静静地享受她偎在自己怀中的温暖感觉。

“你为什么来了？”她躺在他怀里，还是有作梦的感觉。

“我来接你回雾谷。”他淡淡一笑。“来了却不敢进来，怕你还在生气，怕你不肯和我走，所以只敢在窗外偷看你。”“你刚才在窗外？”她惊呼，那她刚才所说的一切，不是全被他听见了吗？宇文丰点头，一径温柔地拭去她脸上未干的泪痕。

“你都听见了？”她的脸胀得好红。

宇文丰并没有回答，只是一直望着她，像是从来没见过她似地，眼神专注而温柔。

“为什么这样看着我？”她不自在地别过脸。

“来这里的路上，我一直在想，你到底想听什么？映晨将我训了一顿，四老也将我训了一顿，但我骑着‘风’，风尘仆仆地赶到这里，还是想不出要对你说什么。你那一天是那么地生气，我不想再惹你生气了。”宇文丰一顿，轻轻吻上她因为惊讶而微张的红唇。

坐在她眼前这个自说自话的男人，真的是宇文丰吗？她那个沈默寡言、冷得像冰块的男人？“现在已经没问题了。”他嘴角有着一抹得意的笑容。

“什么没问题了？”她傻呼呼地重复着。

“你刚才说了，只要搂着你、温柔地看着你，你还是会爱我的，不是吗？”

“宇、文、丰！”她忽地提高嗓门。

他捧起她的脸庞，迅速地吻住她的红唇，止住她将要骂出口的诅咒。

直到她发出细小的呻吟，忘记刚才的纷争时，宇文丰才依依不舍地退开。

他依然紧搂着语柔，矍铄的黑眸泛起销蚀人心的深情。

“因为你想听，所以我只说一次，我不习惯说这些话，但是为了怕你又胡思乱想，所以我只说一次，你要注意听好。”莫语柔呆住了，他真的肯说了？宇文丰清清喉咙，俊脸有些无奈，更有些可疑的红潮。

“我很在乎你……”他不自在地开口。

莫语柔的眼眶再次泛红，嘴角却溢出一抹满足的笑容。

“你和‘风’不一样，它是我的马，所以我重视它；但是你是我的妻子，是我……最重要的人，以后不要再吃‘风’的醋，好吗？毕竟它是马，你是妻子，这是两回事。”她含笑地点头，拚命用手背抹去泪水，她要看着他，将他此刻的模样记起来，珍藏一辈子。

“我娶你不是为了责任，而是因为我愿意。没有人可以强迫我做我不愿意的事，你明白吗？”宇文丰再度替她拭泪，淡笑道：“都快要做娘的人了，还这么爱哭。”“谢谢你！”她忽然主动地吻住他。

她知道要宇文丰说出这些话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，但他还是说了。

只因为她想听！

她又哭又笑，爱惨了这个大冰块。

“别打断我的话，我还没说完呢！”他深吸一口气，又继续道：“映晨说女人都爱听甜言蜜语，你是我的妻子，如果这句话可以让你快乐，我愿意说

给你听。”宇文丰压低了声音，缓缓地说道：“我爱你。”莫语柔激动地搂住他，任由泪水滑落脸颊，她什么话也说不出来，只能紧紧地抱住他。

“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，我好抱歉我说过的那些气话，我不是有心的……真的不是。”她哭着道歉。

宇文丰淡淡一笑，将她横腰抱起，随即走向床边。

“我知道，我都知道。”他替她盖好被子，柔声道。

“别哭了，明天别人看到还以为是我又欺负你了。”他替她擦泪，重复他一整晚都在做的事。

“我爱你！”她躺在床上，郑重地说道。

“我知道，睡吧！”他低下头，轻吻她的眉心。

宇文丰随即褪去了外衣，小心翼翼地爬上床，心满意足地将手放在她的肚子上，感受他未出世的孩子的动静。

“我爱你。”他再次轻声说道，练习着这句他一直认为很困难的三个字，即使她睡着了，他还是一直说、一直说。

说了一遍又一遍后，他才发现要说出这三个字，其实并不是那么困难。

他满足地闭上眼，决定以后每天都要对她说上几遍。他要在孩子一出世时，就让他听到这句话。

让他的孩子一出生就被爱所包围，让他的孩子像母亲一样，可以毫无保留地释放出自己的爱意。

等到孩子够大的时候，他相信自己应该可以坦然表现出内心的情感了，他会说出这样的一个故事——曾经，有一个孤僻的谷主，他一直不知道自己很寂寞，直到他遇见了一个女扮男装的马僮，她改变了谷主的生活，她教他如何展颜欢笑，如何哭泣，如何生活在充满爱的环境中。

最重要的是，她教会了他如何去爱一个人。

（全书完）

